



James 書面訪談 : PROJECT CAMELOT 2008年11月

PROJECT CAMELOT INTERVIEW: JAMES

November 2008

James 書面訪談：2008 年 11 月下旬

【http://projectcamelot.org/james_wingmakers_sovereign_integral.html】

來自 Project Camelot 的問題 1：

WingMakers 的故事（小說）有多少是真實的，或依據事實而來的？

James 對問題 1 的回答：地球部分的情節是依據一種稱為“身處兩地的知覺”（Sensory Bi-Location, SBL）之技術而來的，這種技術在觀念上相似於遙視（remote viewing）。有關 ACIO, Incunabula, 光明會（Illuminati）, E.T.事件的掩蓋等等的情節，都是依據我使用這種技術的調查而來。這些元素在姓名，身份，和地點方面都被做了修改，以和 WingMakers 的神話故事情節結合，並且保留住圍繞著這些組織的障眼物。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去揭露這些組織或它們想要做的事；雖然我知道有許多陰謀論者最在意的還是事實的真相並且要去把它揭露出來。故事情節裡的宇宙論視野（場景）是神話性的，而在 Neruda 訪談裡的更多地球方面的元素，則是依據我的 SBL 經驗而來。

來自 Project Camelot 的問題 2：

有一些研究和評論當前世界性事件的人，似乎完全專注在那些會被覺得是沮喪的陰暗消息或對於一些潛在的嚴重問題之警告上。而其他的則只集中在希望與光明的消息上，拒絕去論述那些壞消息。雖然我們本身對於去包含那兩種觀點並沒有問題，而且也了解到，那些事件會如何展現將取決於我們每個人，但我們的有些讀者卻傾向只接受一種觀點。

你自己，或你所代表的那些人，對於這種困境的想法是什麼？對於這兩種觀點的爭論你有什麼見解？這兩派人其實都非常關切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

James 對問題 2 的回答：我們的世界所預示不祥的那些狀況是非常真實的。要在全世界各政府的政策裡看到協調、仁慈、開明的行動，或是，一般來說，出於平等和一體之行為的智慧，是不可能的。

人類家族被綁住已經超過成千上萬個世代了，每一次返回到我們的故鄉行星地球，都（只）是為了提升前一個世代的版圖、物質享受、生活形態、和科技。情感上的成熟（the emotional maturity）則仍是被埋在強奪、虐待、奴役、戰爭、不誠實、貪婪、政府欺瞞，以及其他上百種出於軟弱的惡習之基質裡。而清醒的人則被設定（programmed）只會看到人類心智（腦力，mind）所能看到的景象，以及它的局限性之系統。

人類家族正在建造一個，橫越過成千上萬個世代之展現出來的生活（manifested life）之金字

塔，每一個世代都建造了新的一層——壹種科技和生活形態的升級。我們正在接近這個金字塔的頂點，在那裡，沒有東西可以再加上去了。金字塔完成了，而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看著那個我們已經建造出來的金字塔而自問，它如何地例示了我們的卓越存在，我們的真正本性。

人性的金字塔展現在 3 次元的世界裡，但它卻是源自一套有缺陷的概念。這些概念是什麼？是什麼原因使得它們有缺陷呢？人類為什麼會偏離方向而去建造出如此無法反映出我們真正的本質的那些文明和社會結構呢？

有一種特殊的架構已經出現了幾百萬年之久了，它會重複地把人性引誘到‘有缺陷的文明建造者’之職守上。基於你的那些問題之背景，我必須要從把這個架構下定義來開始，以便能以足夠的細節來回答你的所有問題，並且為我們的交談帶來某種新的質地和面向。在 Lyricus 裡這個架構被知曉為 *Sovereign Integral* 的壓制 (*the Suppression of Sovereign Integral*)。它的九個主要的構成要素在底下會有描述。

在你，讀這篇文章的人，讀下去之前，讓我先提醒你，這是對那壓制架構的一種冷靜和直接的分析，我要建議每一個讀者，在檢視我的回答時保持中立。如果你發現這訊息感覺起來太“沉重”了，或會引起恐懼，那就把它放到一旁，或是過一陣子再回來看。這故事並不適合每一個人。有些人會覺得被它所威脅，而以一种驚恐的感覺來反應，其他的人則會覺得有人把他所站立的台子整個都拆掉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這種感覺，你也許是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這些事實。

壓制 Sovereign Integral 的秘密架構

人類心智（腦力）系統 (Human Mind System, HMS) — 人類腦力系統被分為三個主要的功能裝置：無意識的或遺傳心智 (genetic mind)，潛意識的，以及有意識的。這三種要素混合而構成了大多數人所稱為的意識。HMS 是擋在人類和它真正的自性之間，使得人類在我們稱為實相的那些領域裡之自性的表達 (self-expression) 走上邪路之，最不透光和最扭曲的面紗。

那無意識的，遺傳心智是所有人類（經驗）的貯藏處；那潛意識的是家族血統的貯藏室；而那有意識的心智則是個人（經驗）的貯藏室。但是，而了解到這一點很重要，那些基本的思想模式主要地卻是來自意識的潛意識和遺傳心智結構。因此，雖然個人相信他們自己是個別的、獨特的、獨立的、和唯一的，事實上他們不是。在 HMS 的背景裡他們不是。

你可以把你自己概念化成是，一個人類家族的拷貝 (copy)，被包到你的雙親和血統的一個拷貝裡，再被放進一個個別化的表達裡：那就是你。那個“你”是一個 HMS 特殊化成單一的表達，但它的根卻全都被種植在人類以及雙親家系的土壤裡，所有的這些都被下載到出生之前還在成長的胎兒裡。

這正是為什麼，在一萬個世代之後，我們還繼續在貪婪、分離、和自我毀滅之相同的模式裡

運作的原因。在鏡中的形象被以更好的“衣著”和更精緻的面具來升級了，但在底下，那形象仍保有著相同的感覺，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行為。

社會和文化的操縱經由娛樂和教育系統，在個人發展的期間（3~14 歲）共謀來影響他們，啟動 HMS 的程式和子系統，以確保個人被恰當地準備好去符合他們的時代和所處之地的實相矩陣。甚至是那些不順從一般公認信念習慣，想像他們自己是“在盒子外面”的人，都仍是在 HMS 的範圍裡。

財富-權力格網 (Money-Power Grid, MPG) — 人類腦力系統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讓精英份子 (the Elite) 在財富-權力格網上施行控制。財富是精英們的主要目標，因為它把權力灌注給那些擁有它的人。財富採取了許多形式，包括了貴重金屬和石油，土地或不動產，礦物，以及產品和服務業等各種資產。財富是精英們的“上帝”，而他們的銀行則是他們的宗教機構，在那些機構裡他們可以敬拜他們的上帝。

公司法人的精英，政府的精英，地下（組織）的精英，銀行業的精英組成了 MPG 的控制者們。這些在位的當權者，特別是在銀行這一塊裡的，都依賴著 MPG，而將會盡其所能地去勒緊他們對 MPG 的控制，並且操縱人類家族來為他們所要做的事效勞。

交互於次元間的宇宙結構 (Interdimensional Universe Structure, IUS) — 這是實相的許多領域以及它們如何彼此接合的結構。IUS 是一個非常，非常錯綜複雜的主題，不太可能在像這樣的一種問答形式裡揭露，所以我將只會碰觸到表面。

人類存在體同時是次元性的和交互於次元之間的 (Human beings are both dimensional and interdimensional)。最初源頭 (First Source) 就是我們全體。它就是集體的我們 (It is the Collective us)。它不是存在於宇宙中某個遙遠的口袋裡的上帝。最初源頭是不受 HMS 阻礙的人類集合體 (Human Collective)。最初源頭把它自己分裂成個別化了的表達——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居住在一些非物質的，但存在於時間和空間的一些量子層面上 (but existed at quantum levels of time and space) 的次元裡。

然而，當那些次元因為創造（我們的創造）的擴張而增大了稠密度時，我們，作為個別化了的、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被引誘而進入了人類身體。這次的引誘是由 Anu，Anunnaki 族類的國王，所主導的一個許多勢力的共同陰謀，Anu 需要有奴工去開採呈現在地球上的大量物質金礦。我們現在認為是亞特蘭提斯人 (Atlanteans) 的那些存在體們，那時是交互於次元間地存在於地球上 (were interdimensional living upon Earth)，而 Anu，以無比的狡詐，說服他們具體化在人類儀具裡面。

這種具體化在當時是人類設計建造 (human engineering) 上的一個偉大實驗，而人類腦力系統 (HMS) 是在這個計劃的核心上。Anu 了解到，唯一能夠去奴役亞特蘭提斯人的方法，就是把他們收服在一種，可以降低他們去表達他們真正的本性的能力，反之，又可以表達出被嵌入在 HMS 裡的那些程式的，心智（腦力）系統裡。這些（嵌入在 HMS 裡的）程式當時是 Anu 和他的科學家們所創造出來的。

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 (God-Spirit-Soul Complex, GSSC) — 這是把分離固定住的 HMS 之中心元素。個別化了的人類存在體，脫離了 HMS 的控制，在 WingMakers 神話裡就被稱為 *Sovereign Integral*。這就是每一個人類存在體之真正的身份。在這種 *Sovereign Integral* 的模型中 (In this model of *Sovereign Integral*)，我們是我們本地複合宇宙的眾神 (we are Gods of our *local* multiverse)，而集體地，我們是複合宇宙裡的最初源頭 (and collectively, we are First Source in the multiverse)。

為什麼 GSSC 會是分離所賴以支撐的支柱呢？我們有兩條路：宗教和性靈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 各自為一枚硬幣的不同面，而這枚“硬幣”就是 GSSC。現在，Anu，那樣一個聰明有才智的存有，知道說人類會進化，而在這種進化裡他們也許會開始去記起他們是 *Sovereign Integrals*。要記住在穿上 Anu 所創造的人類儀具之前，亞特蘭提斯人是高度進化的存在體們。也要記得人類儀具並不只是物質性的身體而已，還包括了情感和 HMS，而這種人類儀具是被分量化的 (is componentized)，所以儘管物質性的身體死去了，以物質性的身體為基礎的一個更高的次元的身體或護套還在繼續。

有些人稱這個為靈魂 (soul)，其他人稱它為星光體 (astral body)，但它單純的只是一個讓 *Sovereign Integral* 可以在裡面運作的護套而已，而它仍是受到 HMS 以及它大部分的程式設定所支配。因此，即使是死了，*Sovereign Integral* 還是無法從 HMS 的作用或人類儀具的程式中解放出來。

Anunnaki 族類創造出 HMS 為的是要把 *Sovereign Integral* —— 那無限和永存的真正自性 (the true Self) —— 送進一個陰謀製造出來的假象和欺騙之監獄裡。因此那人類儀具是配備了 HMS 的，而 *Sovereign Integral* 被放進它裡面作為生命力，來提供動力給人類儀具。GSSC 的一個面向就是我們稱為‘恐懼死亡，恐懼分離，恐懼不存在’的程式。

就是這種恐懼，它是如此強烈地被人類所感覺到，造成了一個分離的上帝之概念，然後有一個分離的聖靈充滿著宇宙，然後我們再全部被創造出來而分離。不管一個人到達上帝那裡是藉由宗教或性靈，都無所謂，這同樣都是要平息在個人裡的對於死亡的恐懼之結果，就如程式所指定的那樣。實際上，Anu，Anunnaki 族類的國王，把他自己置於人類世界的上帝之位置上。

到上帝那裡的路，不管一個人走的是宗教或性靈的路線，在其下都有著相同的程式：你是一個有著一個靈魂的人類，這個靈魂必須被贖回或啟動，然後你才得以被救贖。在這個被救贖的過程中，你放棄了你對於世界境況的自我責任。你會得到在上帝（或不管你稱上帝為什麼名字）的王國裡的一個永恆的生命做為報償，在上帝的王國裡你可以生活在極樂之中，並且/或，擔任一個這種啟發（或光）的老師。

這救贖者/大師的概念是 GSSC 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並且慫恿了人類存在體們去盼望著一個大師來教導他們如何上升，如何被救贖，如何達到涅槃（解脫），如何過一種道德（或精神）的生活，以及如何確保永恆的快樂。有些極俱智慧和啟發性的大師，都仍是在 HMS

的範圍裡而不知道他們所捲入的是什麼。其中（細微差別）的狡詐是如此的強而有力，以致於甚至在你覺得你已經達到了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時，你都還是被困在 HMS 裡面。它就是那麼浩瀚，尤其是和物質性的世界比較起來。

救贖者們可以採取許多種事物的形式，包括了基督的再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一個憤怒的上帝，地球、大自然的精靈們（the Earth, nature spirits），天上的天使（angelic hosts），預言，以及可以代人類求情說項或居中調停的外星勢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自己唯一的救贖者，才是我們那個唯一能夠真正讓我們在我們自己內站起來，並且關掉那些壓制的系統，而去對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覺醒，的大師。這就是解放的道路，而這將會在後面的回答裡被討論。

在本質上，GSSC 是 HMS 的一個使得分離永久存在的面向。就如不同的語言使我們分離，不同的宗教和性靈道路也分離了人類家族，並且藉由 GSSC 而使得一個更為容易控制和平定的族類成為可能。

死亡壓力植入網絡迂迴 (Death Stress Implant Network Detour, DSIND) — 就如它那冗長的標題所暗示的，DSIND 是神性的淪落與物質世界之監禁的拴繩。在人類儀具之太陽神經叢（solar plexus）部位裡有著 HMS 的 DSIND 模組。這變得有點複雜了，因為你必須要把 HMS 視為是總網絡，然後會有許多節點（nodes）或植入物再接通到 HMS。這些節點或植入物之一就是 DSIND，而雖然它定著在太陽神經叢裡，但它是一個以指數方式向上發展到心臟，頸部，和頭部區域之錯綜複雜的網絡。這是一個採集，吸收，和分發恐懼、焦慮、壓力以及不安之以太體的結構（etheric structure）。

雖然 對未來的恐懼 主宰著這個模組 — 從一種程式設計的觀點來說 — 但 Anu 卻小心地把它連結到主要的對於死亡和不存在的恐懼。DSIND 引起了許多人類家族在行為缺陷方面的官能障礙。它也激發了人類往宗教和性靈的道路上去效勞。

極性對立系統 (Polarity System, PS) — 這是 DSIND 的一個次節點，被設計要在 HMS 裡創造出極性，因而在極性對立之間引發爭執，而從這種爭執裡顯化出不和與不睦。如果你存在於 HMS 裡（而你是的），那麼你就是存在於極性對立裡。真的就是這麼簡單。極性對立就是活化和餵養 HMS 的東西。它就是 HMS 的“食糧”，因為在極性對立中人類儀具才會迷失在分離裡，而這正是 HMS 的重點，如它的設計者所意欲的那樣。

基因操縱系統 (Genetic Manipulation system, GMS) — 這個系統是，各種不同的交互於次元間之族類，致力於要創造出一種合適的手段來接取進入到物質世界，的一種結果（或產物）。特別是 Anu，他不僅要進入到物質世界來開採資源，也要藉由壓制那些供給人類儀具動力的無限（潛能）的存在體們，來得到等於是自願的奴隸。是的，無限潛能的存在體（the infinite beings）可以被壓制成受限制的存在體（finite beings），當他們受到 HMS 的支配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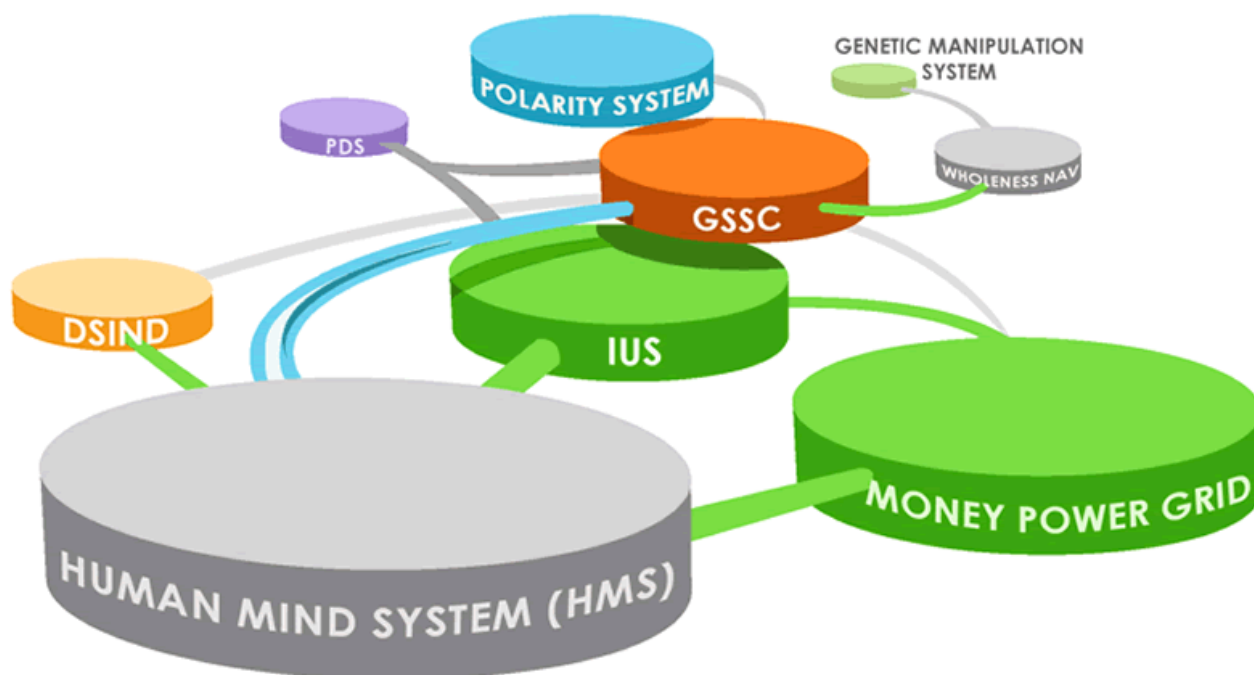
在設計建造人類儀具的過程當中，Anu 他們決定要把 GMS 建造成一種，在人類儀具進化時可以去修改人類儀具的方法，以確保人類儀具永遠不會達到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或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的覺醒。心靈的頓悟 (satori)、涅槃、宇宙意識 (cosmic consciousness)、開悟、和狂喜 (rapture) 全都是在 GSSC 裡的一些被升高了的狀態之不同的名字，這仍是在 HMS 的範圍裡，但這些狀態變成了觸發 GMS 介入 (以施行修改壓制) 的一些檢查點。一直到非常晚近以前，Sovereign Integral 的真正狀態——即使在人類儀具死亡之後——從來也沒有被人類家族的一員所了解 (或實現) 到。

整體導航儀 (Wholeness Navigator) — 這是那 ‘啟動了個人去 真誠地 追尋在完整、一體、合一、與平等的情況下之上帝’ 的 HMS 之要素。有些人從事這種追尋是因為他們覺得有義務要這樣做，以作為滿足他們的父母、配偶、或罪惡感之期待的一種方法。而由整體導航儀所裁定的那種真誠的追尋，是一種最近才有的分流 (bypass)，這種分流藉由了，其本身是為一種開放系統的 GMS，已經被帶進到人類儀具裡面了。雖然它仍是 HMS 的一種人造物，但卻是進入到解放的通道的一個後門。這一點稍後會談到更多。

死後系統 (Post-Death System, PDS) — 這個系統是 ‘在個人的肉體死亡時，有嚮導 “在另一邊” 迎接他們，並且一起檢視他們的生命經驗，面對那些缺陷的地方，並且回去改正他們前世的那些錯誤，換句話說，業力 (karma) 與轉世 (reincarnation) 。” PDS 是藉以讓 Sovereign Integral 保持在幻象的掌握裡之方法，即便那幻象是一種加強了的實相 (heightened reality)，當和在地球層面上的物質性存在比較起來時。它使得 Sovereign Integral 進入到那些物質性的次元裡之循環，一再地重複。

這個程序最初是被構想要作為一種主要方法，藉由這種方法可以讓世界為 ‘Anu 的誕生進入到地球層面，並且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領袖而統治地球’ 這件事做好準備。無論如何，這件可能發生的事已經被當作一個方案而移除了。



這九個構成要素組成了每一個人類存在體都受其支配——當他們被生出，活著，和死了的時候——的監獄複合體；不管他們經歷過多少次出生和死亡的循環。

有了這種對於 Sovereign Integral 的壓制，我們全都生活在一個幻象和欺騙之似矩陣（Matrix-like）的世界裡。雖然人類存在體們已經不再為 Anunnaki 的黃金製造效勞，但 HMS 和那壓制架構的其他構成要素之基因傳遞，都還仍在運作中，而對於這些壓制系統的掌控，則已經被移交給了精英份子（the Elite），並且被他們貪婪地緊緊抓住。

早已過了‘人類自其參與的這件事裡醒來，並且學習他們如何能夠將它停止——每個個人都要自己來（one individual at a time）’的時間了。我們是我們的困境之鑰匙，而我們必須要學習如何去解除那壓制的矩陣，以便我們能夠對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或知覺）覺醒，活在它的行為的智慧裡，並且把我們自己從腦力（心智，mind）和人類儀具的控制中釋放出來。

那些頌揚希望和光明的人，我只能說，如果你的希望是繫於，除了你自己之外的任何一個人要來促進這個世界的改變的話，那麼你將會失望。真的誠如甘地（Gandhi）所闡明的；我們必須要成為我們想要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那個改變，但關鍵在於要去定義那個改變是什麼。

你可曾深思過你的自性（your Self）之定義？那定義著你的是什麼？如果你看入鏡中而剝去那些面具，那些假裝，那些欺騙，那些恐懼，那些思想，那些感覺；還剩下的是什麼？大多數的人會回答，是他們的靈魂或精神。而如果我告訴你說，靈魂——如大部分的人所定義的——無法真正離開腦力（心智）而存在，你會怎麼說？

我想要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改變是，人們開始去視他們自己為多重次元的存在體（multidimensional beings），他們的核心就是 Sovereign Integral——那在一個單一的人類表達裡的最初源頭之精華。只要人們和這種頻率協調一致，他們就會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體，平等，和真實中被聯合了起來。這就是偉大的入口（the Grand Portal）之定義，就如過去十年來它被 WingMakers 神話所揭露的那樣。

每一個個人都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入口，而這個入口就是進入到 Sovereign Integral 的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世界之接取點，在這些交互於次元間的世界裡，人類儀具，就像是一件太空衣一樣，終於被脫下了，而個人實現了他們真正的、無限的天性。在這種實現裡會去了解到，每個人——**每一個人**——在這種狀態中都是平等的，而在這種平等裡我們**為一**。偉大的入口就是，人類以一個**合一的存在體**之身份來經受這種包含一切的實現之時，然後我們才超越了那壓制的架構，而以 Sovereigns（至高主權者）的身份來表達。

2012 年是被稱為 *明晰與擴張的紀元*（Era of Transparency and Expansion）的那本“書”裡之單獨的一頁。欺騙的生命——那層層面紗的年代——正在消散，條件是要有足夠數量的人們在他們自己內升起，並且以表達出它（Sovereign Integral）的真理來榮耀在他們內的 Sovereign Integral。但要做到這樣，人們必須變得習慣於它的脫離了 HMS 的意識（或知覺），而這就是人們必須致力於其中的行動方針。

對於訊息的追求結束了。對於一個大師，導師，宗教性靈的道路，或指路者的追求結束了。對於該被怪罪的目標之找尋也結束了。也不必再去找尋隱藏在那些黑暗勢力背後的訊息了。在這個新的紀元裡，成為每一個個人的中心目標的，是對於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的表達以及對於那壓制架構的解除。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3：

我的看法是，我們的行星是一個有意識的存在體，而行星和人類正在從第三稠密（3rd density）移動進入到第四稠密，再到第五稠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的了解是，目前我們已經進入到了第四稠密。根據 RA 資料的說法，並非所有的人類都會進入到第五稠密，有些人還是會留在第三稠密的地球，要看他們的選擇是要去強調為自己效勞，或是要去重視為他人服務。

-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 如果你的看法不同，可以請你稍微詳細敘述一下你的所見嗎？

James 對問題 3 的回答：地球，作為一個意識，是難以下定義說明的。你一提出一種對於地球的意識之描述，你就界定了它，你一界定了它，就是把它框起來而分離出來了，你一把它分離成一些元素，就蒙蔽了它的真正的本質了。地球是一種宿主意識（Host Consciousness），而這就是它的本質，儘管甚至是這樣說也會產生分離，和因此，某種程度的蒙蔽。

是的，一些稠密度正在轉移，但這些都是人類腦力系統（HMS）的人造物。即使是那個‘靈魂的（astral）和精神的層面之近乎無限的次元都是真實的’之信念，都只是一種與物質性層面的比對。我要提示你，在人類儀具的範圍裡的，這包括了物質的，情感的（靈魂的，astral），和精神的那些稠密和次元，全都被捲入了 HMS 和壓制架構。它不是屬於 Sovereign Integral 的，因此它是不持久的，存在於極性對立、分離、和欺騙中。換句話說，它是一種被設計要來隱蔽‘你真正所是的（what you truly are）’之創造物。

地球並沒有為了要提升它的意識和上升到一種更高的狀態，而正在轉移到一個新的次元。也沒有那些幸運的少數會順勢而上，只因為他們某些事做得比別人好而因此就被選中了。我們，以一個人類家族的身份，正在被準備（are being prepared）要去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s 而活在地球上。這將會在 2012 年發生嗎？不會！

對大多數的人來講，2012 年的感覺會像任何其他的年份一樣。沒有年份或特定的時間可以界定明晰和擴張的紀元、Sovereign Integral 的升起。它正安靜地發生在那些最沒有被預期到的地方。人們正在開始去看到，那已經被編碼在他們的人類儀具裡面的，是一個控制、欺騙、和操縱的系統。而在某種更深的層面上，他們瞥見了一種新的清明，即便也許只是在轉瞬間；他們察覺到他們自己，並不只是被包進一個身體裡的一種感覺和思想的系統而已。這就是將

要發生的…人們從一個虛擬實境裡的一個虛擬實境（層層的虛擬實境）中甦醒過來。

地球是這種新的明晰之一部分。大自然已經穿上了這件新衣，並且是引以為傲地穿著它，但人類還沒有注意到，因為我們的程式缺乏那種感知。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家族將會被藉由大自然而喚醒，而地球正在為這件可能發生的事做準備。當它發生時，並不是因為地球要報復，也不是上帝藉由地球的運作在表達他的憤怒。那是地球/大自然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表達它那新的明晰與擴張。

細想一下以下的故事：活在一種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上之先進的人類，受到巧妙的引誘而去體現了（embody）由一種外來的智能，Anunnaki 族類，所設計的人類儀具。當這種“勞動力”被開發完成時，那些物質性地具體化了的人類，變得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限制，因為它是有系統地在壓制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那提供動力給他們的人類容器之，無限與永恆的生命力。

早先的時候，人類血統與他們的設計者混合，而人類朝多樣性（diversity）發展的進化路徑就被加速了。部分的這種多樣性被控制在一些精英團體的範圍裡——而這些精英團體則在財富-權力 格網裡協助去規劃人類家族的分離。設計者“諸神”，Anunnaki 族類，最後對於他們的採礦作業滿意了，就把地球和他們的人類創造物丟下不管了。

人類基因組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HMS）的矩陣裡適應了，並且演進發展成了 21 世紀初、我們目前的這個人類家族。所以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存在體的種族，陷入了一種壓制的架構裡而不自知，敬拜著那些不存在的上帝（或神），相信那是為 HMS 的地形景況之一部分的天堂和地獄的存在，祈禱著那些大師和救星來免除他們的罪孽和寬恕他們良心上的冷漠，並且好像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真正的天性似的，繼續去恐懼死亡和不存在。

假設你就是那真正的上帝，最初源頭。你要怎麼做才能把人們喚醒到他們真正的天性？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把人類家族轉移到一種觀點以讓他們領悟到，他們所一直相信的，其實是對於他們真正的天性之蒙蔽與壓制？你心裡知道壓制架構的那些構成要素不會在一夜之間被移除，或，如果那樣的話人們很可能會發瘋，或更慘的是，暴死。那你要怎麼做？

最初源頭在這個“棋盤”上只有有限的棋步可以走，因為人類被封鎖在一個監獄裡，而監獄的守衛和典獄長控制著財富系統，並且把持著權力，權力只在他們自己之間分配。那些性靈和宗教的領袖們也同樣地被關在監獄裡，只是佔據在一些比較公正的區域，但還是在同一所監獄裡。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像那些上升的大師與天使，也同樣地被禁錮著，雖然和他們的人類同牢者比較起來他們看似有著近乎無限的自由。

有少數的人類已經解除了 HMS 和它那些分離的配套系統而逃出了監獄，但那是一個無限小的百分比，而通常他們的著述，他們的故事，或他們（逃脫）的方式都會被他們的同伴同牢者們認為是“瘋人瘋語（crazy talk）”。並且，即使是有極少數人逃出了監獄，監獄也會派出獄卒來追捕他們，或極力破壞他們的可信度，而讓他們的行為變成是“不可思議的（supernatural）”，或更糟的是，邪魔的。

在這個故事裡 真正的問題是，在監獄裡的人類並不把監獄看作是監獄，或把獄卒看作是獄卒。他們對於他們的被監禁是不以為意的。因此，他們並不想逃離監獄；倒是，如果他們企圖要去逃離任何事物的話，那都是出於厭倦、焦慮、貧困、痛苦、失敗的人際關係、疾病、沮喪、和無望。對於他們是存在於永恆與無條件的一體、平等、和真實裡的一個 Sovereign Integral 之身份，在他們的追尋裡甚至不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地球，由動物、植物、和礦物界，以及空氣、水、和火這些元素所組成，再結合了大自然，就如完整體系所定義的那樣，是西洋棋盤上最初源頭可以用的那顆“皇后”。藉由這些戰略性的工具，有一些特定的監獄圍牆將會被摧毀，而適當地準備好了的一些個人，就可以取回他們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 的身份，並且在他們的整體性內建立起一種新的明晰和擴張。

現在，有一些監獄的圍牆將會被推倒，並不表示每一個人都會跑出來，並且體現他們的自由。那監獄是由許多（層的）圍牆構成的，當一道牆倒了，會有最初的相對自由湧現，但在那之後還是會有一道又一道的圍牆。那監獄是一座迷宮，而在個人不再依賴畫面、形象、聲音、字眼、感覺、和思想來詮釋他們的世界之前，他們都還是在我先前已經描述過的那個 Sovereign Integral 的壓制架構之監獄的一道圍牆裡面。

許多人對於這個紀元之空間的性質和長遠的範圍（spatial qualities and long horizons）將不會感到舒服。他們將會抗拒那明晰與擴張，因為他們已經變得如此強烈地與他們的 HMS 認同，以致任何撕裂那種認同的事物，都會威脅到他們所以為的，他們的持續存在。

其他那些準備好了的人，將會輕易地具體表現出這個新紀元，並且像一隻第一次學飛的小老鷹般地——剛開始有點笨拙，但很快地就會熟練那些必須的技巧——過渡到這個新紀元裡面。雖然地球和宇宙大自然在這個解放策略裡扮演著關鍵角色，但 個人的準備工作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這是一個平衡的等式：

地球/大自然 + 個人準備 = Sovereign Integral 的實現。

過程的起點（the First Point of process）是準備工作的關鍵要素。如果你的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之意識的取回之起點，做不到‘在每一個片刻裡表達出無條件的一體、平等、和真實’的話，你就會在監獄裡撞上許多牆壁，而每一次你撞上了牆壁，你就會被要求重新來過。因此，自我實現的起始點必須與領悟的本身對齊結合（the initial point of self-realization must be aligned to the realization itself）。這是基於那引導著這個過程的數學等式而來。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4：

你對於接下來的幾年一直到 2012 年前後所即將要發生的大事有什麼了解？

我們有許多的揭發者、感應者、和未來主義者，傳達了一些未來事件的情況，那些情況包括了：

- 一種磁極的顛倒。
- 一種物質性南北極的轉移。
- 一種日冕的物質噴射（Coronal Mass Ejection）。
- 上述的全部發生，可能還會因為 Nibiru 似星體的接近地球而更加惡化。

你可以對上述的事態做出評論嗎？你有理由去相信說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會發生嗎？

James 對問題 4 的回答：我要清楚地說明：我們處於其中的宇宙，以它全部的物質性壯麗和體材，都是我在先前的問題裡解釋過的那監獄的一部分。我知道那“監獄”的措辭帶有一種負面的意思，但如果在監獄裡有著傢俱的話，你會說那傢俱是邪惡的或負面的嗎？不會，那就只是監獄裡的傢俱而已。所以那整個監獄就是有著行星，有著恆星，有著宇宙。

因此，我們的感官所感知到的那些現象，不管它是南北極的轉移，或是一個 9.0 的地震，都仍是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HMS）裡。現象就是欺瞞（phenomenon is deception）。人人都想要有一個（未來的）畫面，都使勁地要去看到那畫面的另一種結果，而沒有了悟到說，那些特徵——影像和聲音——都更是屬於 HMS 的，只是迷宮較外圍的監獄圍牆之一種更為精巧的演出而已。

我想在我之前的回答裡（問題 3）你可以看到，我相信地球/大自然是最初源頭正在精心安排，要用以來協助人類領悟它自己的 Sovereign Integral 之身份，的一些主要的催化劑。因此，感覺起來會像是，地球和整個宇宙正在壓縮到個人身上，正在用力緊握住你的存在之每一方面。這種壓縮，就是正在被最初源頭部署，要用以來幫助你活化的工具。

至於 Nibiru 似星體，它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就某種意義來說，為了一套我不想在這裡更加深入之複雜的理由，它已經被從 Sovereign Integral 的等式上移除了。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5：

我們正在從一些揭發者那邊得到關於光明會（Illuminati）的一個黑暗議程之各種不同的報告，包括了：

- 美元的垮台（或結束），以及如美國 30 年代（大蕭條）的情況。
- 戒嚴令，以及可能的把人們關入集中營。
- 目標在減去三分之二人口的世界各地病毒散布。
- 全球居民的晶片植入以及增加電子監視，因此更進一步地削減自由。

雖然我們也有著和上述的一切都相衝突的證詞，但似乎是很明顯地，上述的有些項目可能已經開始了。你可以評論一下上述的那些事態嗎？你有理由會去相信說這些事裡的任何一件會發生嗎？

James 對問題 5 的回答：我們行星的那些全球性的系統，可以集體地被想成是一個，由像是心臟、大腦、肝臟等等的器官所組成的存在體。那些全球性的系統就是銀行、政府、軍隊、宗教、教育、糧食生產、能源、運輸、和貿易，而每一個都是在‘集體人類心智系統實相’（Collective Human Mind System Reality）或，簡稱‘集體系統’（the Collective System, CS），之主體裡的一個器官。這九個全球系統裡的每一個都是，要依靠著“血細胞”來維持生命，來循環在那更大的主體裡面的營養成份，的一個器官，而人類存在體們就是那些血細胞，而財富就是把氧氣帶給 CS 的呼吸。

這就是集體的 HMS 存在之主體，而人類藉由‘他們自己的那些倖存的程式’和‘財富的交換’來賦予生命和使成為可能的，正是這個主體。‘集體系統’（CS）就是那些全球系統，還有人類，還有財富的總合。這樣就構成了一個系統，雖然它看起來似乎是龐大而笨重，並且是不可能去控制的，但對於那些手中握著疆繩並且控制著那最重要的器官——大腦——的人來講，那是十分容易控制的。

CS 的“大腦”就是銀行系統。它是在那起點範型（the First Point paradigm）上運作的，而那起點範型則是：*生命就是財富，而財富就是生命*。‘財富就是生命’是人類存在的起源，人類已經在這個單一的 思想-形式 裡演進，而把它的那些古老的記憶濃縮在現今的銀行系統裡了。

‘集體系統’和 HMS 互相作用而創造出了在問題 4 裡所談到的 HMS 監獄的那些主要的“圍牆”。‘集體系統’的主體正在失去作用當中，而它之所以正在失去作用是因為，明晰與擴張的新紀元的正在運作中。在我們的時代，CS 的這些勢力和明晰與擴張的紀元正在相撞擊，而為了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要在這個物質性的場域裡顯化出來，‘集體系統’必須要改變以容納它，因為它們就像油和水，是無法混合的。

因此，那些握有‘集體系統’的控制權的人，對於‘有事情會出錯’有著極大的恐懼。那預示著極大的改變的某件事，在這個世界裡正在發生，而改變並不是他們會欣然接受的事。面對改變，這對他們來講是一種權力的削減，他們將會採取一些惡毒的計劃來讓全球居民持續地分心、不安、緊張、不確定、無知、陷入科技的過度負擔、專注於恐懼、以及無力感。

你在你的問題裡所列出的所有項目，再加上更多你沒有列出的，都在計劃之各種不同的階段當中。這並不是說他們就會成功地發動那些計劃，但那些計劃確實是正在被準備中，而只要去細想一下這些計劃，你就會看到那已經壓倒了人類家族的自然天性之陰險的本質。

那‘集體系統’將會倒下。它必定會倒下。那些器官將會停止運作，而那主體將會死亡。這將會需要時間，它將會是一個需要有許多年時間的過程，而這過程將會令人欣慰地提供了一個過渡的階段，以便人類能夠適應那新的主體，這新的主體正在被建造要來支撐與維持新的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當它——它是我們的起源——在這個世界裡變得被了解到就是我們時。

當我們各自為我們自己拿掉那些被輸入的程式，而解除了我們的 HMS 時，就會有一個接取到 Sovereign Integral 之必然的結果，而在這種接取裡，我們創造出了可以擊敗那些存在於地球上的黑暗議程之最佳的機會，也緩和了在‘現今正在敗壞的集體系統之主體’和‘將要取代它的那個新的主體’之間的過渡。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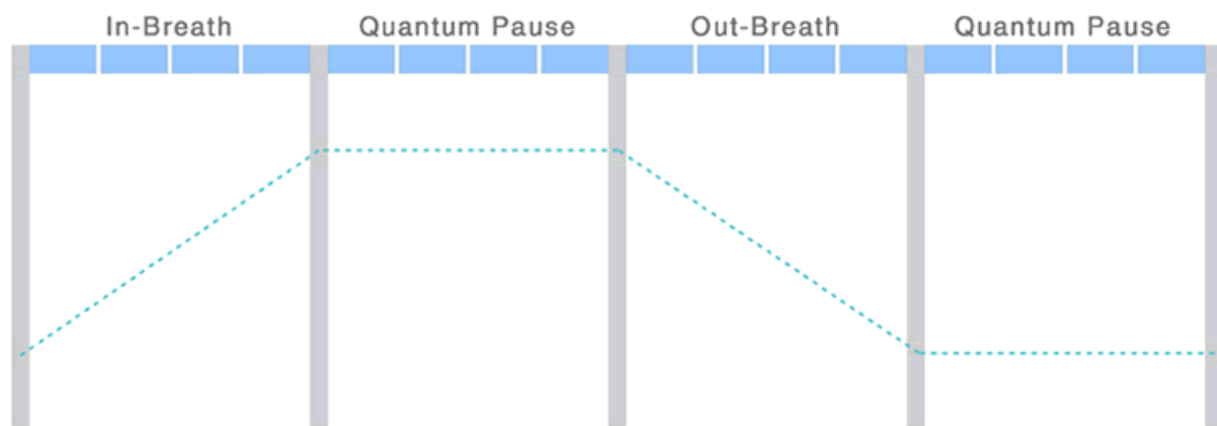
請說明一下，對於那些即將到來的改變，人們如何能夠做好最佳的準備，不管此時他們是位於覺醒之光譜的哪一個區段上。我們的看法是，雖然在物質的現實裡有一些準備工作可以做，但一個安全的地點只是那些聚集在那裡的人之意識的一種反映，並沒有一個場所必定會比任何其他的地方更好（取決於各自所選擇的要去經驗這些時刻的路徑）。

James 對問題 6 的回答：我要回答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那真的是要取決於個人，但宇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支持之系統（the universal support system for each of us），就是我們的呼吸。把我們連結到 *我們的起源之點*（*our point of origin*）的，就是呼吸，而且在我用那個起源之點的說法時，我說的不是肉體的出生——此生或任何其他世。我在談論的是，是為我們的‘存在之完全的狀態’的，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

在時空裡的任何地方，呼吸都是在其中人類儀具得以連結到這個起源點的方法。呼吸是‘物質性的次元’和‘那些量子或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之間的門戶，但它不是那種平常的、自律的呼吸，而是我們稱為量子暫停（Quantum Pause）的一種非常特定的呼吸模式。

量子暫停是一個簡單的、四階段的過程。以一個三到六個數數（counts）之間的吸氣——依你的肺活量、心情、和隱私的程度而定——來開始。在你經由你的鼻子吸氣之後，把氣留住（暫停）一段相同數數的時間，然後經由你的嘴巴呼氣，再次地，相同數數的時間，然後不動（暫停）相同數數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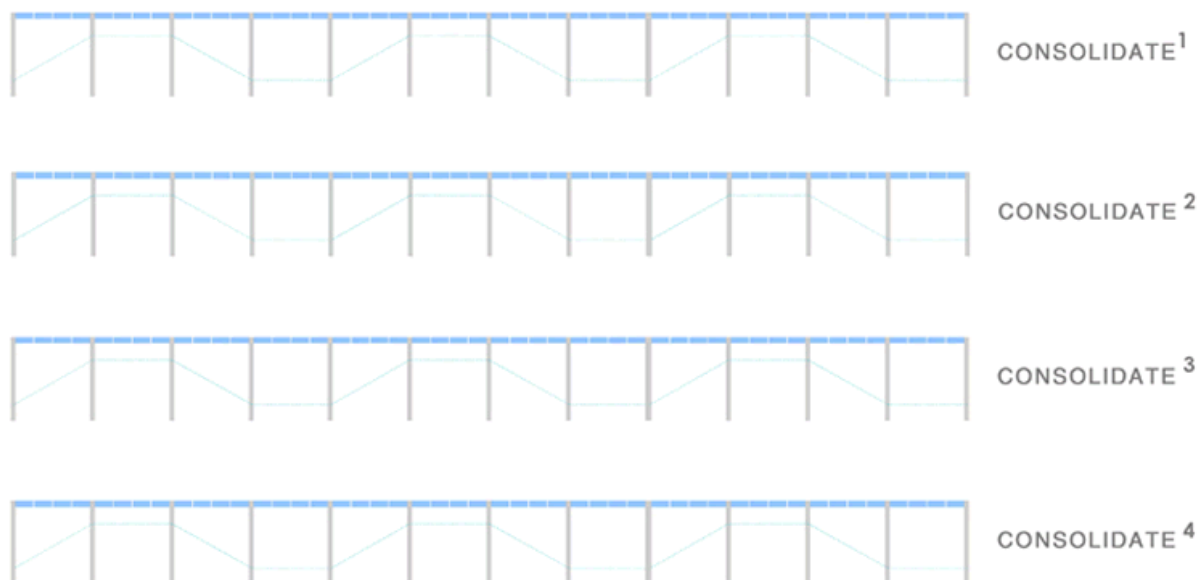
那呼吸模式被用一個四個數數的例子描述在底下的圖解裡。關鍵是要在過程的四個區段保持對稱（每一個區段的數數都一樣）。如果你是用一個三個數數的呼吸，在每一個區段裡都同樣用三個數數。你不必去精確地監控，反之，用一種輕鬆的態度來控管每一區段的時間，並且讓那流動保持一種一致性。



上面的圖解描述的是一輪，我建議做三到四輪為一組，然後再回到平常的呼吸。這個“平常的”呼吸時期被稱為鞏固（Consolidation）期。在整個過程裡都閉上你的眼睛，並且以一種舒服的姿勢坐著，把腰挺直，雙腳著地。在你開始你的鞏固期時，那是一個要把你的焦點和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冒出到你的意識的表面的那些事物上的時候，知道說這些事物的升起是有理由的。這是一個把六種心之美德（讚賞與感激、慈悲、寬恕、謙卑、勇氣、和諒解）應用到任何顯化出來的思想或感覺上的好時機。

這種鞏固期通常持續大約三至五分鐘，但沒有規定的時間限制。讓你的直覺來引導這段時間的長短。一般來說，鞏固期的每一次重複（而通常會有四或五個），冒出的思想或感覺會變得越少，而在你進入到最後的鞏固期時，你就已經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覺清空，而進入到量子領域了。

以下的圖解描繪了一節典型的量子暫停。要注意到在這個特定的例子裡，有著三輪一組的呼吸然後再一個鞏固期。這樣重複四次。你也可以用多達五輪一組的呼吸再加上鞏固期，再次地，重要的是對稱。



量子暫停的運用看起來也許像是一種不太可能可以‘解除 Sovereign Integral 的壓制架構，並且更有效率地應付我們身處其中的過渡階段’之方法，但我要鼓勵你先試三個禮拜，再看看你達到了哪些成果。只有透過你自己的體驗，才能評斷量子暫停的價值。如果，在三個禮拜的日常練習之後，你體驗到了一種新的清明和與你的起源點之連結，那麼你就會有動機要去繼續，而在這個決定裡，你就已經建立起了，無條件的一體、平等、和真實可以挺立於其上的，起點（First Point）。

量子暫停的技巧有許多細微的差別存在著，而我要鼓勵你們，用你們自己的方式去發現。我和你們分享的，只是一種基本技巧，但這個技術還有一些是為強力的增強劑的微妙之處存在著，而這些微妙之處在你運用這技術的時候才會發生，所以在你練習的時候要保持開放。

在你開始時的一些要點建議。對某些人來講，緊接在呼氣之後的量子暫停會產生一種微妙的驚慌感。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就縮短你的數數來減少每一個區段的時間。例如，如果你本來用的一輪是四個數數，就把它縮短為三個數數，那麼在你練習這項技術的時候，這種驚慌的感覺就會消失。這些“突然停止”或量子暫停，有著一個你將會慢慢了解的目的。

我也要建議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它的聲音，它的質地，它在你的肺部裡是什麼感覺，在呼氣時你的嘴唇是什麼形狀的，它如何經由你的系統來流動等等的。這樣的注意力集中，把你和你的‘起點’或‘你的 Sovereign Integral 之起源點’對齊了，因為呼吸就是你真正所是的那個無限和永恆的存在體之門戶，而就是藉由這個門戶，它正在顯化（manifest）到物質性裡來。

在運用量子暫停的時候，會有一種自然的傾向要去尋求光（或啟發）的經驗，或要去看到一些新的次元，與一些存在體或甚至是上帝講話，或擁有一種“wow”（表示驚嘆）的經驗，來實際確認你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量子暫停的練習將會帶給你新的經驗和覺醒，但請把你的期待放下。再次地，人類存在體喜愛視覺的刺激。他們喜歡去看那些更高的次元，就像是眼見為憑一樣。但是在量子時空裡的一切，全都不順應於人類腦力（心智）系統。量子就是起源。它是超越物質的，它在視覺的、聽覺的、和知覺的資料之前而存在。它在感覺和思想之前而存在。它存在於這些刺激之前，並且到某種程度確實是隱藏在它們之後。

那“wow”的經驗也許會以一種你的 HMS 無法詮釋或轉譯成影像、字眼、感覺、和思想的形式顯化出來。因此，盡可能地去把那些要有一種可經驗的實況之期待排除，而單純地只是去跟隨你的呼吸。到了 Sovereign Integral 伸入到你的 HMS 裡並且宣告它的臨在的那一刻，你將永遠不會忘記，你也不會把它誤認為是除了它以外的任何東西。而當那一刻來臨時，你也許是正在刷牙，寫一封 email，或躺在沙發上休息。它以它自己的時間來發生。

除了量子暫停的練習以外，我要建議你為你的生活方式考慮新的範型。例如，我已經在事件殿堂網站（EventTemples.org）以某種程度的詳情揭露了六種心之美德。這種實踐的方向幫助你以更大的和諧來經歷生命。另外，你也許也會在量子片刻（the Quantum Moment）的練習裡發現益處。

量子片刻就是，把你的一天切割成許多‘時間在推移的小節’。換句話說，那些“片刻”，在這樣的定義下，就是時間或事件的許多小節。例如，就說你在清晨起床好了；你現在就在開始一個新的小節或量子片刻。在你進入到這新的小節之前，就練習一個小型的量子暫停——壹輪或兩輪的呼吸：吸氣，量子暫停，呼氣，量子暫停。這樣會再次確立你的起點，把你的以物質性為基礎的人類儀具，奠基在量子領域裡。當你在經歷那些醒來、洗臉、刷牙等等的過程時，你就是正在走過那些時間的小節。

量子片刻，作為每個小節的起點，感知到個人是至高主權的（sovereign）和無限的，並且存在於此時此地。就在此時此地。它 *並不是* 正在一些靈魂的層面上飛來飛去；它 *並不是* 隱藏在一個上帝或大師的那些長袍下；它 *並沒有* 和你的人類儀具分開；而且它 *也沒有* 要避開人類境況。它現在是，並且永遠都會是，存在於 *此時此地*。如前所述，量子片刻就是一個時間的小節，感覺起來就像是一個門戶被走過了，而你進入了一個與先前的小節不一樣的經驗之門。它們可以就像是這麼簡單：你從你停車的地方走到你辦公的地方——那是一個片刻——而接下來電話響了，你就過渡到一個與某人講電話的新片刻。

你的整個一生，就是一系列的時間之片刻或小節，而在每一個小節裡都有你那無限的自性（your infinite Self）在陪伴著你，那無限的自性在這個地球上正在追求一件事：在人類儀具裡實現它自己。

在我們的世界裡，訊息和知識的分發像一些蓋子被打開的消防栓般地四處噴灑。每一個人都告訴你說真理之路是這一條或那一條，而那“道路”卻把人引入了分離和因此而來的欺瞞。

當你處於量子片刻中時，你在路上看到的叉路永遠只會有兩條：真實和不誠實。真實是發自 Sovereign Integral 的生命之氣息。不誠實則是人類腦力（心智）系統在重複著，經由手機、電視、書籍、研討會、電影、網路播客、電子報、網站、新聞和人類關係而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裡跳飛的，知識和訊息。

要在 *此時此地* 實現自性而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並且當在人類儀具裡時也表達出這種（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需要你在你的本地範圍（local universe）裡——那些你物質性地在其中移動之生命的小節裡——聚焦於六種心之美德，並且持續不斷地應用它們。實現的關鍵在於，對於你的行為的一種直接、清醒、和真實的評估，並且把六種心之美德應用到已經變成了你的自欺和不誠實之表達的那些行為上。

量子片刻幫助你去臨在於片刻中，並且把你的自性看成是觀察者，不是去批判別人或你自己，而是保持著對於 Sovereign Integral 之清醒的評估，並且把寬恕和諒解用於這一輩子中每一個你剛剛才進入的小節裡。它變成了一種生活的方式。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7：

請從你的觀點（或你所代表的那些人的觀點）來說明上升（Ascension）這個主題。上升到底

是什麼？你會建議人們如何來看待它，和如何來把它放在他們的性靈覺醒上？

James 對問題 7 的回答：要了解上升就必需要了解它的一些起源。上升的觀念是因為分開和不連結而產生的。宗教認為說，源頭或上帝是在自己（自性）之外的，存在於空間的某個遙遠的次元裡，與人類境況是完全分離的。人類存在體們並不全然配得上上帝，但宗教，在它的自我開悟的狀態中，給了人類信仰（faith）的觀念。靠著信仰上帝，上帝就會降臨而把你從人類境況中解救出來，如果，當然啦，你有信心並且遵從祂的戒律的話。

上升的出現，並不那麼是來自宗教，而是來自一些性靈秘教的源頭，它們斷定說，人類不需要只是消極地運用信仰，而是，他們可以上升到源頭那裡。換句話說，不是等待上帝到你這裡來，而是你可以到上帝那裡去。人類，在一些大師的適當監護之下，可以學習如何去上升和獲得神格，而他們自己也可以變成一個大師，以一個光（或啟發）的特使之身份來為上帝和祂的宇宙效勞。

宗教和性靈實際上有著相同的想法，差別只在於，宗教用消極的信仰而性靈用積極的訓練。上升的起點（First Point）就是盼望著一個在自性之外的源頭，因此就是分開和不連結。任何開始於分離的起點，都會被吸入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引力場而迷失於引力場裡面的那些欺騙中。

因此，上升並不是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的一個面向。如我的前一個回答裡所寫的，你存在於這裡，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會是。在你自己以外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你自己，或上帝，或光，或開悟，或上升。這樣來看它好了，如果你是自我齊備的，如果 Sovereign Integral 無時無刻確實都在你內，那麼你到底還需要上升到哪裡去？是 **實現**，不是上升。實現有著在所有的生命表達裡之‘自性之無條件的一體、平等、和真實’來作為它的起點。而上升的起點則是：我和我的源頭並不平等，我的源頭在我之外，因此為了要成為一個更值得愛與光之更優秀的存在體，我必需要上升到我的源頭那裡。

上升是屬於‘宇宙之老師-學生秩序’的，駐在 HMS 裡。它界定了那些‘被捲入於地球和許多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之性靈的信念系統裡’之微妙的自我欺騙之面向。如果你相信你是處於那上升的過程中的話，那就問你自己這個問題：我要上升到哪裡去？我怎麼知道說，那個終點不是屬於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我那上升的心理畫面是基於我自己的經驗，或它們都是被下載下來的，從那些人類的訊息和知識系統——換句話說，無意識的領域？

所有被用於上升的過程上之能量、努力、專注、和學習，都是對於你自己的 Sovereign Integral 之實現的一種注意力的轉移。那就像是，你追逐的是一個影子而不是本體。上升的通道被安置在那些被認為會在你進入到上帝的光與愛之旅程中扶持你的導師和大師——有肉體的和交互於次元間的——之安逸裡。在這種旅程上你會看到的是，你如何地免除了你對於這個世界之饑荒、不平等、強奪、戰爭、虐待、奴役、疾病、種族歧視、和上百種其他的弊病之真實的境況的責任。那責任的免除是以你的旅程本身之形式來發生的。那旅程的本身就是注意力的轉移。就是分離。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的實現，就是一個人的真正自性之實現，而那真正的自性也同樣在其他的每一個人裡面。你把人類家族的情況看成是你自己的，也把你的情況看成與其它的每一個人是一體的。你活在當下，致力於 HMS 的廢除，知道說當你這樣做時，你就是從一個人類儀具裡在喚起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來顯化於那‘完全和絕對的明晰，以及因此而來的擴張’之地球上。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8：

關於你認為你自己是在為他們發言，並且是他們的代表的那個存在體們的種族，我在這裡必須要承認，我認為我自己也是這個團體的一員，但為了我們的讀者之故，如果可以的話，請你簡短地回答以下的問題，因為有些人可能沒看過 WingMakers 資料：

- 他們是來自哪個行星 或/和 時間？
- 他們在這裡有肉體的臨在嗎？
- 你目前在這地球上的任務是什麼？
- 他們和其他的人類有過像和你一樣的接觸或交流嗎？

James 對問題 8 的回答：從 WingMakers.com 網站最初被發佈在網路上至今，已經快要整整十年了。那些最初的資料是被設計要去啟動某些人到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或知覺）的。這種意識沒有辦法被容納在 soul、atma、spirit、或 anima（譯註：靈魂的各種說法）之歷史背景裡，它需要被重新定義，因為靈魂的概念是 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如同在問題一裡所定義的）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一部分。

非常少人有意識地了解到這件事。實際上，在過去的十年裡，Sovereign Integral 只被稍微地介紹到，並且故意被放在 WingMakers 和 Lyricus 網站的後爐眼（譯註：西式廚房裡的火爐通常有前後兩排爐眼，後爐眼比較小，意喻著次要的地位）上慢慢墩煮。在這個明晰的新紀元裡，Sovereign Integral 將會被提升到一個鮮明和可接取的新層次上。

我們這些涉入 WingMakers 和 Lyricus 的人所專心致力的，是要引介出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並且為那些有志要把這種意識實現為他們的自性的人，提供支持。我們認為，人類家族被設定要經由這世界的那些訊息和知識系統之餵養，來相信它（自己）是什麼，而這些系統會刺激和激勵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來確保個人會迷失在分開與不連結裡。

至於 WingMakers 是來自哪裡，那並不重要。我們就是你們，而你們就是我們。就是這樣。地球和人類以及大自然的一切所顯化出來的世界，只是“洋蔥”的一層。也有一種由洋蔥的無數層所組成的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存在著，而在這些層裡，居住著生命形式內的生命形式內的生命形式（life forms within life forms within life forms）。它的錯綜複雜性和廣度無法轉譯成人類語言。

存在於顯化出來了的（manifested）、三次元的（three-dimensional）宇宙裡之存在體們，就是人類，而且只有人類。存在於（洋蔥的）“另外一些層”之內的存在體們，就是沒有在物質性領域裡顯化出來的，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但所有的存在體，不管是人類/物質性的，或非人類/交互於次元間的，都是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或知覺）的一部分。

現在，我很清楚地知道，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揭發伸出了他們的 HMS 到了不舒服和憂慮的地步。HMS 無法輕易地抓住這些觀念，因為這些觀念超出了 HMS 的那些觀念模式之外，但這些都先不管，你須要去做的就只是量子暫停的練習、在你的本地範圍裡應用六種心之美德、以及透過 Sovereign Integral 的眼睛來觀察——那 Sovereign Integral 是在你內深處的量子臨在，沒有被設計好的程式（no programming），沒有預定好的行動（no agenda），沒有欺騙，沒有意圖。它單純地就是它自己：無條件地在每一個氣息（每一次呼吸）裡，表達出一體、平等、和真實。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9：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那此時此地正在監控，協助，與之互動，利用，或操縱地球上的情況之主要的存在體族類之各種不同的議程’之訊息的話，請盡可能地說明。

James 對問題 9 的回答：就如你也許已經在我之前的回答裡所推測到的，現存的存在體之數目是無限的，然而，如果你讀得夠仔細的話，我確實是說，人類是宇宙中唯一‘三次元地顯化了的存在體’（three-dimensionally manifested beings）。那些非人類的存在體能夠在三次元的顯化世界（three-dimensional manifest world）裡運作，但一般來說他們的身體並不是那麼適合我們的稠密度，如果他們不返回他們本來的次元的話，他們將會死去。

那些是為監獄的獄卒的人之議程，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藉由把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注意力導入那些能夠刺激他們的感官之娛樂場所裡，來隱蔽層層的監獄圍牆之景況。那些易受這種轉移作用所影響的人，就這樣過著他們的生活，完全沒有察覺到，在生命中的每一刻裡他們都在撞上這種監獄圍牆。

那些有著一種不同的共鳴的人，他們的整體導航儀已經被喚醒了，而他們被整體導航儀所引導著，他們全都在加深他們對於那些監獄圍牆的感知。在每一刻裡他們都能清醒地感覺到那些圍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會害怕那些圍牆，他們不會害怕那些獄卒，他們也不會害怕那些獄卒所效勞的人。他們的覺悟的過程使他們能在每一個氣息（每一次呼吸）裡感覺到那些監獄圍牆，以便他們可以把那些圍牆的磚塊，一塊一塊地拆除。

被關在監獄裡的存在體，有人類也有交互於次元間的；那監獄是屬於‘物質性的世界’和‘交互於次元間的世界’的。它包含了這兩種世界。情況並不像是說，人類是在監獄裡而死亡時他們就掙脫出來，直接到達一種享用著天堂的果實之開悟的狀態。不是的，你表達在這個世界裡的意識，會伴隨著你進入到下一個次元。一個人類同樣地（平等地）有能力可以離開監獄而作為一個存在於‘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裡之存在體；要記住，平等和一體並沒有一種環境或振動領域要來作為前提（或條件）。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0：

有點和問題 9 相關，我們有一些證據是關於目前發生在 Anunnaki 的兩個派別之間的衝突……同樣地也發生在 Nordics 和 Grey / Reptilians（譯註：三者皆為據說的，非人類的存在體族類）之間；這還包括了光明會（Illuminati）和各個政府也許都已經和兩邊中的一邊締約結盟了……那地球的主權將會如何。你可以對此評論嗎？

James 對問題 10 的回答：結盟的事只有在隱藏的精英團體裡形成。而隱藏的精英團體就是 Incunabula。精英團體以以下之一般的聯盟來運作：Incunabula > 銀行系統 > 光明會 > 秘密結社 > 世界上的政府領導人。Incunabula 控制著銀行系統，而那些轉動著“刻度盤”的人很聰明地隱藏著。長期以來，所有其他的組織和目標都藉由一個勢力而被控制，減弱，摧毀，或容許去興盛，那個勢力就是銀行系統。它是集體系統的主宰勢力，而因此，Incunabula 的保持隱藏不可見，如果不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Incunabula 在最初是被設計要去為 Anu —— Anunnaki 的國王，在最初的時候設計和共同創造了人類族類 —— 的返回在人類領域裡作好準備的。圍繞著基督的返回（the return of Christ）的那個神話的一部分，是和這種期待聯結在一起的，當它被那些知道（世界末日前的基督）再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之真正面貌的人，耳語而進入到宗教的教義裡時。

無論如何，Anu 不來了，因為在一些次元內那遊戲已經被改變了。本來的計劃是，Anu 在 2012 的前幾年進入到我們的世界，這幾年會讓他有時間去為“時間的盡頭”（the end of time），或在主流媒體裡一直被提到的 2012 年，準備好他的工作人員 —— Incunabula。“時間的盡頭”被理解為是‘人類被植入程式的存在之結束’（the end of the human programmed existence）；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終止 —— 那些蒙蔽了人類而使得它無法實現它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s 的真正本性之監獄圍牆的倒塌。

“時間的盡頭”將會非常像是通過一片平靜的海面上之一陣強風，而只有那些張開了它們的帆並且準備好了的船，才會注意到風的效應。其他的人將會是如此地心煩意亂，如此地恐懼，以致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有風，或是如果他們注意到了，對他們來講，那也不是在揭開生命表達的一個新方式，新方向，和新陸地。

因為精英們是聚焦於財富-權力格網上的，他們把“時間的盡頭”視為他們的權力之結束。在這種認知之下，他們正在爭奪地位，尋求要去形成新的關係來看看是否能讓他們的時代繼續下去，或至少如果財富-權力格網還可以鞏固的話，他們也要擠身於那些倖存者之間。因此，在精英們之間是有著極大的內部鬥爭與不同動向存在著的。

有許多關於“時間的盡頭”之詮釋存在著，而，就如我在之前的評論裡所間接提到的，相較於那些準備好了的人，那些被人類腦力（心智）系統所充滿，並且完全適應和認同它所代表的那個監獄的人，所感受到的將會非常的不同。對於那些人來講，“時間的盡頭”感覺起來

會像是那程式裡有著病毒或錯誤。感覺起來會像是宇宙已經故障了，而他們正在被吸進混亂裡。對某些人來說，那將會非常的可怕。

那些精英們，而這包括了他們的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同盟，了解到人類程式的最後結果是一個未知數。它尚未被了解。它對於 財富-權力 格網——那讓他們的控制得以永遠存在的生命線——之牽連還不確定，但他們知道改變正在進行中，而那改變之巨大，將會超越歷史的標準。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1：

請比較，在我們進入到未來的移動中，通靈（channeling）和藉由遙視（remote viewing）所接受到的訊息，以及預言之作用。也請說明馬雅族（Mayan），霍皮族（Hopi），和其他最初的民族（例如，各地原住民）之預言的作用，以及在揭露或告知未來方面，它們可能會有多準確或多貼切。

James 對問題 11 的回答：通靈（或出神代言，channeling）是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GSSC）的一種次級元件，而因此也是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一部分。出神代言的起源是來自 Anu 的企圖要去把他的角色自動執行（automate）進入到人類的領域裡，因為他知道，在人類所顯化出來的世界與其他那些次元之間的通道會關閉起來。GSSC 是 Anu 的自動化系統，用來把他的臨在體現在人的世界裡。

出神代言在早期是魔鬼附身（demon possession）的等同物，在這種狀態下，一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能夠暫時地把他們自己注入到人類儀具裡，來唸一篇為他們準備好了的稿子。會這樣做的交互於次元間之存在體，通常都是，熱衷於要藉由人類家族之性靈的和——到一種比較少的程度——宗教的系統來把希望、愛、真理、智慧、和一些宇宙論的教導帶給人類，之 GSSC 的操作員（an operative of GSSC）。

在更為晚近的年代裡，出神代言已經變成更加地自動化了，使用被植入在個人通靈者的 HMS 裡之一些被預先設計好的（pre-programmed）稿子、聲音音調、說話姿態、和腔調，來為隨後要在那些‘對於 GSSC 有一種共鳴並且要在裡面尋求開悟的人’之間的出版和散播，逐字地“廣播”出來。

那些出神代言的資料，因著它們那龐大的精心編製，就成了會在它們的讀者心中引起敬畏和幾乎是立即的信仰之，宇宙論的神童。像 The Urantia Book、與神對話、賽斯、Agartha、Alice Bailey 這些作品，與無數的其他作品，全都是為人類準備好了的文本，在 GSSC 的指導下由一些次元性的存在體們（dimensional entities）所寫，並且為了人類的需求而散佈，以確保人類繼續滿足於分裂與欺瞞——儘管是在性靈和宇宙論的真理之偽裝下。

如果你仔細地檢視出神代言，你將會發現它並沒有提到 Sovereign Integral，是為你的那份寂靜（the silence that is you）。它們談論天神、上帝、天使、外星智慧生物、上升存在體的服

務方針、靈魂的上升程序、道德倫理、實際生活、與上帝對齊、死後生命、以及宇宙之複雜的老師-學生秩序。那全都是被設計要來灌輸分離（的觀念）以及讓追求者確信‘真理存在於有形的層面上’的，如此，他們就不必離開監獄而去尋找真理；他們只需要用他們的腦力（或心智）去閱讀或傾聽。

遙視則是接通到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之無意識的或聯合的場域（unified field）裡。在意識的這種場域裡，遙視者能夠接取到 HMS（人類心智系統）在其中延伸的地球或任何其他的行星或系統——即整個已知的物質宇宙——之靈體印記（astral imprint）。靈體印記就像是一面粒狀的鏡子裡的倒影。它缺乏質地和細節，但大體的畫面是存在的。它是易受時間影響的（it is time sensitive），因此在有些時候，在遙視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那被遙視到的對象在（存在的）時間上是有變動的（the subject is time shifted），而那變動可以是幾千年之久。

遙視者也會被一些‘並非物質性地顯化了的，更為微妙的次元性的場域’所影響。因此，有時候他們看到的意象並非是屬於這個世界的，雖然那看起來像是物質的、三次元的世界，但實際上它是屬於靈體的或心理的（it is really of the astral or mental）。

至於預言，尤其是馬雅人的預言，是非常先進的，因為他們有一些特定的祭司是人類和 Anunnaki 基因混合的後代，而這使得他們能夠去了解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之更高秩序的數學運算。在其基礎層面上，HMS 是一種數學的複合方程式（a mathematical composite equation）。我知道這聽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你的相信或不相信並不重要，我所能解釋的是，如果預言要行得通，那麼預先確定（或宿命，predestination）就必須是存在的，而如果預先確定存在了，那麼數學運算似乎就很合理了，不是嗎？

就預言（的內容）來說，只有兩個主題具有重要性。一種預言是和偉大的入口（the Grand Portal，如它在 WingMakers 裡所被知曉的）有關的，而另一種就是和“時間的盡頭”有關的。“時間的盡頭”之預言被認為是馬雅人所做的，但如同我前面所提出的，那預言有一種起因於兩個種族的基因混合之 Anunnaki 的影響存在著，這完全是另一個故事了。

“時間的盡頭”之預言實際上是起始於亞特蘭提斯人的時代。在亞特蘭提斯的領導階層中有一個人，對於預言擁有著一種極具洞察力的知識，他是如此的傑出以致於連 Anu 都注意到有這號人物存在。我把這個人稱為 Cogniti，他能夠感知到，和，更重要的是，檢索以及相互連貫出“時間的盡頭”之預言。這個預言被描述給了 Anu 聽，而它就是那導致 Anu 把天堂從地球封閉出來的刺激景象。

Cogniti 的預言是說，在遙遠的將來，有一個人會把地球開啟到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地球無法被從天堂封閉出來，因為把天堂恢復是那個人的天命。Anu 對於這個預言感到不愉快，而這個預言啟發了他去把人類和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分割開來，反之他創造出了是為 HMS 的一部分的那些新的世界，以一些程式的方式駐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上帝-聖靈-靈魂複合體）裡，那包括了轉世和來生的一些概念，以及一些靈體的、心理的和靈魂的（astral、mental、soul）層面。

“時間的盡頭”之預言，如 Cogniti 所描述的，對於 Anu 來說是一種威脅，因為如果他的創造物——人類存在體們——能夠接取到那些次元的話，他們就會知道他們是被程式設定的存在物，他們的真正自性之模糊的影子。所以引發了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GSSC）的就是這個預言，而 GSSC 變成了 Anu 奴役人類的軍火庫裡那些最為複雜的迷宮之一。

第二個預言就是偉大的入口，而這件事並不只是和‘一個個人發現了進入到 Sovereign Integral 的那些次元之入口’有關，而是人類全體（發現了偉大的入口）。這是人類自 HMS 解放出來，回復到它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 的境界，而仍然在一個人類儀具裡顯化於地球之上。總之，那就是人類儀具成為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的一種表達工具之轉變。

雖然霍皮族和許多其他的原住民文化都有著一些預言性的未來景象，但這些裡的大多數都是 HMS 裡的程式，不是徹底地在那些監獄圍牆之內，就是和我剛才描述過的 HMS 之無意識的領域起共鳴的，那兩個主要的預言性主題之回音。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2：

我們的了解是，Looking Glass 和其他與外星人有關的時間之門的科技，在行星如何能從進入到銀河層面的運動中倖存下來這件事裡有一種作用。Majestic 計畫的 Dan Burisch 所提到的，去關閉那些人造的星際之門（stargates，為了要避開一種潛在的大災難）的努力，是一種可靠的作法嗎？而對於我們的行星要穿越銀河層面這件事，它將會成功地幫助我們平順地過渡嗎？

James 對問題 12 的回答：地球的過渡並不依靠任何的救助者或科技。要記住，人類家族、次元性的存在體們、地球、大自然、和宇宙，全都被統一在平等的基調（the Tone of Equality）裡（如在 WingMakers 哲學裡所描述的）。這種平等正是為什麼分離並非真實的原因。任何屬於分離的事物都存在於欺騙或 HMS 裡。

地球正在這種平等裡行動（the Earth is conducting itself in this equality），而那就是一切所需（and that is all that is required）。去評論星際之門以及其他的時空操縱科技，只會助長分離的欺騙。那是 HMS 的一種戲劇。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3：

WingMakers 傳說強調了，可以被視為是行星上的一種 chakra（脈輪）的系統之發現，而那活化可以被視為是創造出了可以產生一種 kundalini（拙火）型的效果之必要的連接，而那 kundalini 的效果會把地球從第三次元推進到第五次元，而因此可以避開 Nibiru 似星體的路徑以及一種討厭的機器人族類之入侵的可能性。這仍是對於，為了要避免劇烈變動和/或入侵而必需要發生的事，之一種正確的描寫嗎？

James 對問題 13 的回答：你的詮釋是一種有趣的解釋，但含義卻不正確。首先，七個 WingMakers 選址分別坐落在每一個洲大陸上，並不代表是一種 chakra 系統，而是象徵著它們隱藏在每一種文化裡。WingMakers 神話是一座從 Sovereign Integral 到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橋樑，而它是被設計要去藉由解開那些 HMS 的面具來喚起這種關注，而有利於 Sovereign Integral 的本體的。它是一種對於每一個個人來講（效果）都不一樣的準備過程，但在人類儀器裡的每一個個人，也都是以各種不同的程度被囚禁在 HMS 裡的。

我一直都說 WingMakers 資料是被編碼的（encoded），而這些編碼是被設計要去為‘個人對於那些更深的結構（那些較外圍的監獄圍牆）之覺醒’做準備，並且幫助個人把進入到 Sovereign Integral 的新領域之路變得順暢的。Sovereign Integral 並不是一個永久安逸、美好、自由、無痛苦、和有著極端物質享受的領域。而是，它是對於‘我們如何全都是一體的，並且相等於最初源頭’的一種體認，而這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對那監獄以及它的那些不正常的事件之發生負責。

一個人怎麼可能在死亡的時候離開肉體而流連在一個美好和令人鼓舞的天堂之領域裡，而他們的人類同伴卻被留在地球上那個他們沒有懷疑到的 HMS 之監獄裡受苦呢？有些人會說這是因為業力（karma），而這些可憐的存在體們以這種資格具體化為人來服役。即便這是真的，難道這樣就免除了你去支持和幫助你的人類同伴之責任了嗎？要記住我們全都是一體的。我們全都存在於平等的基調裡而作為至高主權者，聯合起來而作為最初源頭（we all exist in the Tone of Equality as sovereigns united as First Source）。

發生在一個個體身上的事就是全體的事（What happens to one happens to all）。

當我談到那些迷失在監獄裡而不自知的人時，我所指的並不只是受壓迫的人——那些在難民營裡挨餓的人、那些在健康上有著無法克服的困境的人或那些在人際關係中受虐待的人（這只是列舉一二）。不是的，我說的幾乎是具體化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類，以及那些已經移往一些靈體的或精神的層面（astral or mental planes）而仍是在監獄裡的人。如果你尚未實現那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 的自性，你就是處於監獄裡的某個地方，並且，雖然那是很明顯的，但我還是必須要說——這包括了那些獄卒和典獄長。

至於，你提到的那機器人族類（WingMakers 神話裡的 *Animus*）是黑暗勢力的一種象徵性表述。他們並非是真實的，在意義上他們代表了在現在或將來對人類的一種威脅。

已經提高了他們的意識，而把他們的知覺加深到可以感知 Sovereign Integral 並且經驗到它——不管是多麼地短暫——的程度的那些人，就是一些必須真實和率直地表達出這種新的狀態的人。這是 *Nunti-Sunya* 的時代，*Nunti-Sunya* 就是靜止或空無的使者（the messenger of stillness or emptiness）。這是關於監禁的結束（the End of imprisonment）之古老的、被編碼的術語。那“空無”就是 Sovereign Integral 存在於其中的量子臨在或狀態。

就如我在之前的一個回答裡提到的，Nibiru 似星體對地球已不再是個威脅。我們的威脅是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以及它那可以使自己永久存在（self-perpetuating）的本質。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4：

我們有證詞表示說，Anunnaki 已經在這裡了，正在與一些現今的政府合作，在我們位於火星上的基地。你同意這種說法嗎？Nibiru 是一顆載有 Anunnaki 之具有負面目的的那一派之小行星嗎？而它正朝著地球而來？

James 對問題 14 的回答：我同意 Anunnaki 已經在這裡的說法，但他們並不是威脅。就如我在之前已經陳述過的，真正的威脅是人們對於重新去了解他們的世界之出處是來自 HMS 或是 Sovereign Integral 這件事的漠不關心。那些精英們，在所有的層面上，把人類的注意力導向那些成果上，這是要依據他們的需要來建造世界。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現在已經存在了，而 Anunnaki 和他們的人員配置已經成功地控制了它。不管你給它的是什麼名字，這個世界確實是在經歷一種新的秩序，而在精英們之中有人正在評估群眾對於這些改變的覺察，以及他們對那個新秩序的反應。

為了要確保在人類群眾裡的反叛是可控制的，精英們使用娛樂、媒體、宗教、政府、和教育系統來降低人類對於那些真正的問題之敏感度，把他們的注意力保持在那些瑣碎和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而一直都在監視他們對於被監控的反應。

你可以爭論說這是偏執狂，你也可以爭論說人類是太天真和太容易被操縱了。如果你選擇了這兩邊的任何一方，你就是已經啟動了你的極性對立系統（Polarity System）。恭喜你。要點是看你與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概念或與 Sovereign Integral 的概念起共鳴。如果是後者，那就讓你的共鳴來帶領你，並且，以一種非正式的（或方便的）方式，來把你的注意力從那些反映或構成 HMS 的元素中解放出來。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5：

你知道關於在月球和火星上的基地，以及各種族類（包括人類）都在那裡有基地的事嗎？

James 對問題 15 的回答：我要為聽起來像是一張不停在重複某段聲音之損壞的唱片而道歉，然而，儘管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的問題，說在月球上（以及我們太陽系裡的其他行星上）是有一些基地存在著，但實際上許多的這些基地並沒有在我們的人類領域裡顯化出來。換句話說，一個人類可以站在這些基地面前，而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它們。這種現象和有人在拍照時肉眼看不到但照片上卻會出現的一些圓形光影（orbs）是相似的。同樣的情形是，在攝影機裡被目擊但人眼卻觀察不到的那些 UFOs。

有非常多數的外星飛行器都只能被短暫地看到（如果還能被看到的話），那是因為地球上的重力系統把他們的飛行器“拉”進到我們的次元裡，而使得它們可以被我們的感官看到。在月球上，這些重力場就沒有作用了。

那些基地是其他族類所開發出來，主要地是 Anunnaki，要作為觀察和貯藏的場所的。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6：

就你的了解，當一種南北極的轉移或地殼的大變動發生時，當權者們躲在地底下那些他們為此而建的基地裡，幸存的機會如何？

James 對問題 16 的回答：現有的地下基地對於那些變動並非是免疫的。如果地球/大自然要全體人類去感受到這種量子世界對於顯化出來的世界之加壓的話，那麼將不會有地方可以避開它。地震和洪水，舉兩個例子來說，也會毀壞那些地底下的設備，還有可能會比地上物更慘。其他方面的事也會讓那些相信他們可以操縱地球/大自然而不必付出代價的人學到教訓。

我要表明，我不是在暗示說，那些可怕的地球/大自然的改變是即將要發生的或無可避免的，而是在說，當它們發生時沒有人可以免於受到它們的影響，因為實際上我們是一體和平等的。在精英中有些人相信他們有豁免權，但他們是太迷失於他們的 HMS 的那些程式裡面了，他們被矇騙和洗腦成相信說，他們的那些行動不會反彈回到他們身上，跟隨他們進入到下一個次元，並且包圍著他們，一直到他們放下和被豁免（until they forgive and are forgiven）。

這種免除（forgiveness）並不是一種聖經上的話或宗教裡的陳腔濫調（指寬恕）；它是 Sovereign Integral 會保持為無法接取的之天性，除非在人類表達（HMS）裡的個人，在他們自己內揭竿起義，並且對他們的當地宇宙宣告：**不要了！**我不要再是這種欺騙的一部分了。我不要再把我的精力提供給這些欺騙的作為了。當其他人受苦的時候，我不再袖手旁觀了。我再也不要再在我的自我懷疑裡顫抖而容許當權者來決定我的命運了。我再也不會被吸引到精英們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裡了。我再也不會把我的行動保留給將來了…行動的時機就在**現在！**

【譯註：這種免除，用中文簡單的說就是，一直到個人免除了他們之前的行為和習性，Sovereign Integral 才會免除它的不可接取性而對個人開放。】

如果你這樣做了——不只是用說的，而是真正的行動——你就會看到一個空間在你的生命中打開了；這空間有點是一種沒有沾染上人類習性或定義的空無與靜止。這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公開表態並且散發出 Sovereign Integral 之一體、平等、和真實的地方。這就是那將會改變世界的有力行動。會帶來改變的不會是那些組織、宗派、或民兵部隊。它們無法反抗精英們。只有那自性，那與地球/大自然協調運作的 Sovereign Integral，能夠反抗精英們，並且迎接明晰與擴張的紀元。

當你以所有細膩的脈絡和細節來表達出真誠和冷靜的自我評估時，你就是在招引 Sovereign Integral 的那些新行為。這些全都是真正的放下（forgiveness，寬恕）之徵兆；它們不是一個機器般地吟誦著寬恕的儀式之受罪惡感支配的信徒的那些假裝虔誠的、過度情緒化的投降協

定。無情、盲目、或徹底投入於財富權力格網的人，在關於接取到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這方面的情形也全都一樣。你將會被拒於門外。放下（或寬恕）是對於你的目前處境之自我評估的有效處方（active formula），以及對於那些與 Sovereign Integral 起共鳴的新行為之運用。

每一刻都面對你的生命，並且察看你自己是在 HMS 裡運作，或是正悄悄地在進行把綁住你的那些線剪斷的工作。如果你感覺到你的行為反映出了一種一體、平等、和真實的狀態，那麼你就是在與 Sovereign Integral 起共鳴。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7：

你會把自己視為一個為了帶領行星度過這次的轉變而返回的時間旅行者（time traveler）嗎？你會用這種觀點來看待任何其他偉大的導師或世界名人嗎？

James 對問題 17 的回答：就像活在這些時期裡的其他每一個具體化在一個人類儀具裡的人一樣，我是我的至高自性（Sovereign Self），並且我也是最初源頭（First Source）。我比有些人更察覺到這種狀態，而這就是唯一的差別。我是那些已經接觸過監獄外面的生活的人，其中的一個，而我並非帶著對於“另外一邊”的描述而回來，而是帶著一些能夠幫助人們與他們的不可思議的自性形成對齊，並且以更大的自在來移動到明晰與擴張之紀元裡的，被編碼的作品、技術、和行為的系統回來的。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8：

我們的理念是認為，躲在完全看得到的地方是最聰明的……或，換句話說，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公眾都看得到的地方。你卻選擇了隱秘和主要是匿名。你可以解釋一下，在這種做法背後的理念、當權者們監視你和你的工作以及你和當權者們有關的經驗、還有將來在什麼樣的情況或條件之下會推動你親自現身？

James 對問題 18 的回答：我的匿名並不是一種要躲避當權者們的表現。我是一個無限的存在體（an infinite being），就如你和其他的每一個人一樣。我選擇匿名的原因是由於想要讓那些作品自己說話，不要有名人或形象的加持，因為我既不是名人也沒有什麼形象。此外，當權者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要如何找到我，如果他們想要這樣做的話。

我的工作，就如它看起來似地那麼單一，就是把 Sovereign Integral 重新引介給人類。它是一個有著許多層意義的、被編碼的文字概念。有些人會馬上和它所包容的概念起共鳴，而不全然知道為什麼，或那個字是什麼意思。雖然它是在十年前透過 WigMakers 網站被介紹出來的，但它當時的揭露只在某種層面上。現在，藉由這次的交流，以及接下來的那些交流，它的一層新的意義要被揭開了。

Sovereign Integral 是那擴張之明晰的存在體（the transparent being of expansion），只適合於那

個我們已經開始進入的紀元。它是那個經由它，個人可以在無條件的一體、平等、和真實中體驗到最初源頭的入口。它不是靈魂或聖靈。它也不是上帝。它和上帝-聖靈-靈魂複合體不相關。它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此種概念（指 GSSC）之外。而這正是為什麼‘要去了解 Sovereign Integral 是什麼’會是一種挑戰，以及為什麼要去體驗它那些無與倫比的特性和次元性的表達需要許多的準備之原因。

Sovereign Integral 存在於那監獄之外，而由於它那無限的本性，它更是包含了那監獄。作為一種蘊含了人類身體的元素（as an encompassing element of the human body），它就像呼吸一樣地貼近著你，在你的人類儀具裡循環流通，而仍於空無和靜止中存在於它自己的量子存在裡。我知道那空無的描述似乎是不完備的（unfulfilling），對有些人來說還會有一點可怕，但我所說的那種空無只是在說，它是沒有假象（幻覺）的——沒有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那些欺騙與分離。

最後，既然這是你的最後一個問題，我要補充一點，我了解到我對於這幾組問題的回答，也許會在一些人的心裡引發一種迷失的感覺——可能剛開始不會，但在幾天或幾週後，你也許會以你的過程來進入這種感覺。我要向你保證說，這是正常的。這種迷失的感覺是放下那些把你和你的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綁在一起的事物的一種結果，而任何要把這些綁住你的線斬斷的東西，任何聲稱說你那些龐大的、有著許多世的生命之信念（your extensive, multi-lifetime beliefs）是建立在一些欺騙的程式上的東西，要去接受它，是很難會沒有一種失敗的感受或迷失的感覺的。

我只能告訴你們，對於你們有些人來說，當你覺得你已經迷失了時——對於你的每一個思想和感覺都覺得不自在——你就是那個離‘要被找回’最近的人。讓這種認定來安慰你吧。對於大多數人來講，Sovereign Integral 的了悟會一波波地出現，它們會像是正在被剝開的一層層的皮，一次剝開一層，漸漸地使得完全的了悟成為可能，至於對於你們之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這種了悟會發生在什麼時候，最好還是讓它是個謎。你不會知道它什麼時候要到來，但在這新的紀元裡，那些條件是有利的，而那過程因為有了像量子暫停的這些準備，正在被加快。

對於你的過程，請要有耐心。在 Lyricus 裡我們稱這種過程為 *起源點*（*the Origin Point*），因為當它發生時，你會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之外經驗到你自己，而你會感覺到你的自性已經回到了它的起源，可是當然啦，它從來也沒有離開過，它只是感覺起來像是一種返回，當你從人類腦力（心智）系統正在過渡到 Sovereign Integral 的時候，而在真相回復之前這種返回的感覺只會持續一下子。

你們那些已經有在注意 WingMakers.com、Lyricus.org、和 EventTemples.org 的作品的人，也許正在納悶，我的回答為什麼會如此的直接，並且，和我之前的那些作品比較起來，它們是來自一種不同的結構。原因有幾個：其一是，我們正處於一種新的年代，那明晰與擴張的紀元正在運轉中，而它正在與精英們所要做的事相撞擊。另一個原因是，Kerry 和 Bill 所問的問題，以前從來沒有人在一種公開的論壇中問過我，所以這些資料裡的某些部分對你來說才會是第一次聽到。最後，我個人要去揭開 Sovereign Integral 的下一個層次（之意義）的工作之一部分，就是必需除去某些當初被放在原始版本的觀念裡的一些為了要橋接的圓角（some of

rounded edges of the bridging) 。

你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大師、或上帝、或光、或外星的救援者都不存在的話，那我會是誰？如果在我的世界裡 我就是大師、上帝、光、或救助者的話，我會做什麼？該是為你自己負責的時候了。要挺身而出並且體現那你所是的一體、平等、和真實，因為你是無法站在一個至高存在體（Supreme Being）或大師的後面，而真正地表達出那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的。

總結就是，這個欺騙之帝國的所有一切，那我一直把它提及為一個監獄的，必須要被建造出來，以便能夠奴役人類而不讓人類知道他們是被奴役的。而自 Anu 最初的奴役人類以來，所有被完成的工作，一直就是欺騙，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人類決不可能繼續下去，而 Anu 和精英們都確定這一點。最初源頭正在人類家族裡面重新啟動它自己，你可以有疏忽的情況，但那情況是不會被遺忘的。你沒有被遺忘。

Nunti-Sunya.

從我的心到你們的，

James

.....

• Kerry 追加的問題

James,

首先我要謝謝你對於我們所提出的那些複雜的問題之精彩的回答。

希望你介意我問你一些直接關於‘目前在我們網站的“門口”並且將會影響到未來我們往前走的方式’之一些需要澄清的問題。

我了解說，不受 HMS 的控制後我們就是 Sovereign Integrals，是我們當地多重宇宙（our local multi-verse）的神祇和最初源頭。而 GSSC 是把我們錨定於 HMS 的東西……

鑑於，GSSC 無法導致對於這個真相的正確認識，而你也在 WingMakers 資料裡陳述說 WingMakers 是中央族類的一些代表，而中央族類也被稱為 Elohim 或我們銀河系與所有生命的創造者（宇宙中之基因管理人），你在 WingMakers 資料的某一個部分裡是這樣說的。

如果考慮到這些的話，那麼，Anu，以及 Anunnaki，因此就必定是 WingMakers 的成員了。可是就如你說的，Anu 成功地‘引誘’了交互於次元間的亞特蘭提斯人去採用人類的身體，因而變成了被 HMS 所囚禁，進入了一種再發的循環裡而無法逃脫，除非藉由認出了一個人之真正的天性，即是一個 Sovereign Integral，而因此是最初源頭。

基於這種困境，有人可能會問說：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19：

Anu 是什麼人？他的目的是什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James 對問題 19 的回答：Anu 登上 Anunnaki 國王的王位是他的善於操縱與足智多謀的結果，這開始了他是他的族類之“救世主”的身份，結果他把這種身份看成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力，及於他的創造之所有的範圍。以幾乎是所有的人類定義來說，Anu 就是上帝。

Anu 的目的是多重面向的，並且是難以確切說明的，因為那完全取決於你是從哪個時空參考點（timespace coordinate）來做評定的。從一個參考點來看，你可以說他那相對高超的創造力給了他一種上帝地位的份量，然而從一個不同的參考點來看，你可以說他是魔王撒旦（Satan），而事實上，他兩者都是，但再次地，這是以人類的定義來說。

在存在的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在這些層面裡，存有們或存在體們作為最初源頭之個別的表達而存在——之中，有一些存在體的族類存在於不同的振動稠密度（vibrational densities）裡。就像在大自然裡一樣，在那些為數眾多的族類之間也存在著一種能夠決定哪一個族類將會在不同的族類中脫穎而出而達到一種佔優勢的地位之天擇的過程（a natural selection process）。Anunnaki 就是在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層面裡上升到突出的地位之存在體的族類，而他們的國王 Anu，預見了那能使他迅速躍升到上帝地位的過程。這個故事在各種神話裡被以上百種不同的方式訴說了出來，而 Anu 就被那些虔誠、但不知道那上帝觀念之起源的人，在這個行星上崇拜成上帝了。

Anu 的與人類有關的目的，就是要去創造出一種他可以控制的、物質性地顯化出來的存在體之族類。他的創造衝動誘使他去追求上帝的地位以及要被他的創造物所敬拜，但他知道這件事只有在‘他能夠在一種適合人類腦力（心智）系統和它那些不同的次系統之人類儀具裡，奴役人類的真正天性’時才會發生。

要成為一個造物主（Creator-God）的衝動，是 Anu 那至高天賦的心智的一個面向，這是他的基因編碼（genetic encoding）的一種自然的發展，就如他出於要解救他的族類和文明之需要，而能夠構想出這個方法一樣。就是出於這種急迫的需求，他才會開始去想像要在地球上創造出一種勞工族類。在 Anunnaki 最初於人類的基因學方面進行實驗只有幾萬年之後，當人類族類順利地進行下去時，人類表達開始成為了其他交互於次元間的族類主要著迷的項目之一。

這種著迷產生了‘像我們人類一樣生存在其他行星，而使用太空飛行物來造訪地球——有些是善意的，有些則不是那麼友善’之外星人的各種神話。然而，就如我先前提過的，在整個宇宙中，人類確實是獨一無二的生命形式，就它的稠密程度與所顯化出來的物質性之程度方面來說，而這是由於 Anu 在‘設計那些能被人類腦力（心智）系統所奴役的人類儀具’這方面之實驗的結果。

Anu 是一位善於觀察的大師。他了解存在體們的本質，而有了這種了解，他把它用來操縱。他知道在所有存在體的核心本質上，都被編碼了要去服務（were encoded to serve）。在 Sovereign Integral 之內有這種天生被注入的天性要去為所有的存在體們之一體性效勞（to serve the oneness of all beings），然而，就如 Anu 所了解的，這種要去服務之天生的志向，同時也是一種可以被剝削利用的弱點——被剝削到存在體們可以由被操縱轉為被壓制，而他們根本不知道。

那個做為 Anu 要展現出這整個創造出來的系統之目的的，黃金的神話，只是表面上的動機。Anu 想要的是一些更廣泛的事項：那就是想要成為所有的存在體們——交互於次元間的，和次元性的（即人類）——之上帝，並且掌握住被賦予給創造出那個系統的人之，控制一個行星、族類、群體、或個人的命運之權力。Anu 相信，或也許是，把它合理化為，他只是為人類和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提供了一種為上帝效勞的天性之實現而已。

至於對於你的問題之回應，為什麼 Anu 要這樣做？那純粹是因為權力，但不是像我們會把它想成的那種，一個公司的 CEO 或一個國家的總統之權力，不是的，這是一種影響深遠的，並且包含了全部的族類和行星之權力，但即便是這個也並非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動機是更為微妙的：那就是要去征服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因為知道說甚至是和 Anu 比較起來，Sovereign Integral 都是更為強大的，更有智慧的，而且更有知識的。這就是 Anu 真正的動機——要去控制比他更為偉大的東西。這是一種在我們人類領域裡無法想像的權力，而一旦這種權力被贏得了，它就會產生一種想要有更多權力的欲望，而因此，就會想要有更多精密複雜的控制系統。

就是這些控制的系統，一個一個“疊”了上去，最終使得對於時間的感知減速了，而，就某種意義來說，使得 Anu 能夠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間裡運作。這種在時間上的不同，使得他能夠超前其他的族類，而像一個宇宙的操偶師一樣地控制事件的流出。其他的族類因此而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是事件的接受者而不是其創造者。他們處於創造之流（creation-flow）的背後，永遠在掙扎著要趕上，要了解為什麼，而，就某種意義來說，Anu 卻超前千里之遙，在計算著其他族類會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間裡遭遇到的，他所佈局的那些棋步。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20：

假如 WingMakers 是中央族類，而中央族類則是造物的眾神或 Elohim 的話，那麼，RA 資料和隨後的那些，例如 Wynn Free 以及其他聲稱他們是在與 Elohim 通靈的資料，是受到矇騙的 GSSC 之一部分，或他們確實是在與 WingMakers 或最初源頭通靈？

James 對問題 20 的回答：讓我用一個類似的情況來回答你的問題。如果我帶你進入到一個完全黑暗的房間——這個房間裡連一粒光子都不存在，但我知道房間裡有一個調節控制器，而且，根據經驗，我知道它在哪裡。如果我轉動控制器，它就會以一種我能準確控制的焦點，從一個來源點把光的粒子放射到房間裡來。如果我把調節器的刻度調高，光子的數量就會增加到一種你可以開始看到在房間裡的一些物體的程度，一開始非常的模糊，不過你還是可以看到，那房間不是一個黑暗的真空，而是由呈現在房間裡的一些物體所構成的，即使你還不知道那些物體是什麼。

現在，如果我把那光子放射器的焦點定在某個特定的物體上，然後把調節器的刻度調到足夠的高度，你就會看到它即是人類靈魂。如果我把刻度調到更高，並且把光子散佈到一個更寬的模式，你就會看到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像一個循環系統一樣地注入了人類靈魂。如果我繼續把刻度調高，釋出更多的光子進入到房間裡，你就會看到在遙遠的背景處還有一些物體，就在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的後方，而這些物體的表現甚至是更為模糊與神秘的。

那些位於後方的物體，光線的照射是如此地微弱，以致於它們保持在一種不為人知的狀況裡，它們就是 Sovereign Integral 以及它的集體表達：最初源頭。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GSSC）存在於這個房間裡，並且是第一個被光線照明的物體。在幾千個光子之昏暗的光線中，GSSC 成了，如果不是百萬個也有幾千個，性靈的探索者們去闡明的目標。沒有人看得夠清楚而可以去明確地定義它，因此那些詮釋一個時代接著一個時代地存留下去。

如果我把光子放射器轉向遠處的那些物體，並且把刻度調高的話，那麼觀看者們就可以察覺到，Sovereign Integral 和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是沒有連結的，而 GSSC 是某種實際上是壓制或遮掩了 Sovereign Integral 而使它不能為人所見的東西。要‘只照亮 Sovereign Integral 而不去照射出它被 GSSC 的壓制’是不可能的，這並不表示說，那些傳遞 GSSC 的人是騙人的或不誠實的。它只意謂著，在 Sovereign Integral 之更深的實相裡，GSSC 被揭露為是一種壓制的形式，而它與 Sovereign Integral 或最初源頭都沒有以任何實質的方式連結在一起。

一些從 GSSC 通到 Sovereign Integral 的橋樑正在被建造起來，因為有一些個人在一種無意識的層面上察覺到了 Sovereign Integral 的狀態，而他們正在建造從 GSSC 通往這個更深的實相之橋樑，只是不知道他們的橋樑最終是要通達哪裡。

現在針對你的問題。那些在通靈（channeling）的人並不有意識地知道他們的訊息是從哪個特定的來源產生的。通靈是一種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插入行為（a Human Mind System insert），而它的原始來源可能是未知的、身份不明的、或偽造的。它不是來自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也不是來自最初源頭，因為這種訊息不是用字眼或影像可以傳遞的。無論什麼時候，當你看到字眼和影像時，你就必須知道它們是從 HMS 內所產生的，而，是的，那包括了你所正在看的這些字。

那些試著要去建造從 HMS 通往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之橋樑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使用文字、聲音、技法、科技、和影像來啟發人類去擁抱這個明晰與擴張的新紀元。因為這些“橋樑”是以 HMS 的工具來表達的，所以實際上可以說，當它們試著要去揭露“房間裡更深處的那些物體”時，它們都只能揭露出籠統的外形與輪廓。這全都是過渡過程的一部分，但誠

如我一直在說的，準備好要投棄你那些信念了——要把它們看作是可丟棄的——因為它們不是 Sovereign Integral 的附屬物，因為信念是來自腦力（心智），而且只屬於腦力（心智）。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21：

雖然你說沒有上升——以習慣上大家對這個字的意義之了解來說——的存在，然而，你確實說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明晰與擴張的紀元，在這裡面集體系統（Collective System）的那些勢力正在衰退中，在這裡面 Sovereign Integral 意識會更容易接取。

是什麼引起了這種改變的，在這種…就如你說的，我們已經到達了顯化出來的生活之金字塔的頂端之年代裡？就某種意義來說，如果 HMS 是一種延伸遍及整個已知的宇宙或複合宇宙之欺騙的迷宮或矩陣的話…，這也可以被稱為是一種遊戲，那麼基本上，對於我們作為 Sovereign Integral 或最初源頭的真正天性之自我實現，就是在跨出那 遊戲/矩陣 而導致遊戲結束或萬物一體嗎？

James 對問題 21 的回答：上升並不是一種個人（所要經歷）的過程，因為個人並沒有和他的核心本體分開，也不需要一種中間物來讓他了解這個本體——這個我在這篇訪談裡從頭到尾一直在提到的 Sovereign Integral。個人所真正需要的，是去從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詭計裡解脫出來，而要做到這樣，所需要的就只是在進行量子暫停或它的等同物時，所產生出來和持續下去的那份發展中的覺醒。

導致明晰與擴張的紀元之起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提出它的起因之前，讓我先說明它的目的，因為它們永遠是相關的。這個新紀元的目的就是，與 Sovereign Integral 相關的知識之傳輸，以便人類能開始在這個地球上——藉由真實的自我表達——以 Sovereign Integral 的行為來生活。換句話說，那些已經持續存在於這個世界裡的欺騙，那些掩蓋的系統，將會被逐步地解除，而當這個宏觀的過程與個人知識的傳輸平行展開之時，最初源頭就可以**首次**居住在次元性的世界裡（inhabit the dimensional worlds for the First Time）。

這種情況已經在各種性靈的典籍裡被提及而稱為“人間天堂（Heaven on Earth）”。在 Lyricus 裡，我們把這個稱為 *偉大的入口*（*the Grand Portal*），雖然精確的意義也許會不一樣，但結果大體上是一致的。

現在，關於它的起因，明晰與擴張的紀元是，Sovereign Integral 的自然臨在；善意的、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地球/大自然 在時空方面的轉化；以及進入到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之入口，在過去的十年裡一直在被打開；這幾個因素的結果。讓我把這些因素一個一個加以說明。

此時此地 Sovereign Integral 就存在著，一個無限的存在體潛伏在一個有些人所說的人類 肉體-心智 系統或人類儀具裡。在這種臨在裡，這種 *量子臨在*（*the Quantum Presence*）裡，有一種在量子層面上的連結存在於所有的生命表達之間，而就是藉由這種連結，才使得轉變——全

體的轉變——成為可能。當有更多的個體表達對齊了最初源頭，並且把他們的自我表達作為來自 Sovereign Integral 的一種流出物而貢獻出來時，這種新的覺醒和能力就會傳輸給所有的生命。換句話說，那量子臨在 傳導 (*transmits*)，而當它傳導時，它轉變了全體。要知道這是一個歷經萬古恆長的時間之過程，但它目前在地球、大自然、和人類之內正在達到一種臨界質量 (*critical mass*)。

與此相似的是，其他，不像 Anu，有著一種善良的意圖之交互於次元間的存有們對於基因操縱系統 (*the Genetic Manipulation System, GMS*) 的使用。在前面的訪談裡我有說過，GMS 是一種開放系統，而就是因為這樣，其他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才會對人類如此有興趣。那些被稱為 Greys 的存在體們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已知的複合宇宙之內，人類儀具是獨一無二的，而這就是為什麼其他族類對於它的特性和功能會如此著迷的原因。

這些交互於次元間的族類們，使用太空船來作為它們穿越那些振動的領域之方法。換句話說，它們要穿越的不是空間，如我們所想的空間；而是，它們使用它們的太空船是為了要解決振動稠密度的問題。如果它們在我們的振動領域裡延長了停留的時間，它們將會顯化出來而變得能為我們的感官所看到，而如果它們延長了顯化出來的時間，它們將會無法回到它們的次元。這是由於我們的那些引力場，以及在存在的兩個領域之間的微妙差別之關係。

在這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之中，有些已經具體化了的，已經轉移進入到一些地底下的基地裡了，或者，在有些情況下，已經改變了它們的物質性的身體而讓它們相當成功地融入到人類社會裡面了。

對於人類情況的好奇，是 UFOs 和來自外星的影響與互動之所以會存在的主要原因。沒有其他族類曾像人類一樣地被檢查和研究過，而 Anu 非常確信，其他族類會來調查研究，但它們不會介入來影響。不過，還是有某些存在體並不依賴 Anu，而且獨立於 Anunnaki 和他們的那些同盟者之外而運作，而我在這裡所說的，直接就是指 WingMakers。

GMS 連結到了人類腦力 (心智) 系統之無意識的區域。因此，如果在一個少量百分比的人類裡做出對於 GMS 的修改的話，它就會藉由無意識的部分或遺傳心智 (*Genetic Mind*) 而傳輸給人類家族。WingMakers 如何利用 GMS 來打開在 '人類領域' 和 '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 之間的那些入口的故事，會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解釋，我無法在這次訪談的範圍裡說明，但讓我先這樣說好了，WingMakers 調整了某些在 GMS 裡的植入 (*implants*) 來使得人類家族裡的某些個人，能夠把 '掙脫了 GSSC 的那些印記之人類靈魂' 再次地概念化，以及在有些情況下，經驗到它。

地球/大自然，因為 '它與那些新的空間能量之共鳴' 以及 '由於人類情況而產生的它自己的覺醒' 這兩件事的促進，正在經歷它自己的轉變。地球/大自然 非常清楚人類在 地球/大自然 的一些領域上造成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已經激起了它要繼續存在下去的一些防護措施或策略。也許很難去理解說，地球/大自然 知道有人類腦力 (心智) 系統的存在，而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情況卻還大多是無知的，但這是事實。地球/大自然 了解到，人類必須對它真正的本性覺醒，否則 地球/大自然 就會被那些自己被奴役的人所奴役。

至於在‘人類的次元’與‘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之間的那些入口被打開的這件事，最初的第一次是發生在 1998 年。這些入口是揭露出 Anu，為了把自己置於‘是所有的一切之上帝’的地位，如何藉由創造出那些是為設計好的程式裡的程式裡的程式（designed programs，within programs，within programs）之中間的領域（intermediary domains）而欺騙了幾乎是所有的存在體之範例。

在歷史的記錄裡，有著所有的這些‘人們進入到天堂並且遇到天使和大師’的記述。這種記述太多了以致於這種事情看起來幾乎是很平常的。事實上不是。在那些入口於 1998 年被打開之前，那些進入到天堂的人是在與心智（mind）或/和 星光體（astral）的一些領域打交道。明晰與擴張的紀元開始於 1998 年，而它將會無限期地持續進入到那，在等著人類和人類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同盟的，浩瀚的未來。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22：

就某種意義來說，難道你說的這觀念不就是開悟（enlightenment）嗎？它習慣上比較常被稱為是‘對於我們的神格或神性的一種頓悟（Direct realization）’，是一種在東方哲學裡大家都很熟悉的觀念……就是對於我們是什麼、一直都是什麼、以及永遠都會是……上帝或最初源頭…的一種體認。

James 對問題 22 的回答：Anu 在人類存在體裡編碼（encode）了一種要去尋求開悟的欲望，在同時，又創造出了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來部分地滿足這種追尋。我說“部分地”是因為，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那探尋一開始沿著一條路徑，但之後會換到另一條，再換到另一條，再換到另一條。在一輩子的過程裡，一般人探索了十幾種的宗教、科學、秘教、和性靈的路徑，然而他們的追尋還在繼續。這是因為那被編碼在人類存在體裡頭，再被 HMS 所強化的程式，激勵了要在個人之外去追尋上帝-聖靈-靈魂的做法，甚至是在教導一再地宣稱“天國是在我們之內的（Kingdom of Heaven is within）”時，也是如此。

如果你是人類的創造者，而你想要把一個可以回答關於自性的 所有問題的東西隱藏起來，而讓任何對於真理的探尋都無法達到，那麼，你要把這個驚人的秘密藏在哪裡？如果你夠聰明的話，你就會把它直接放在每一個人的面前，但同時也把那‘要在那些書本、授課、性靈專家、聖徒、先知、哲人、性靈技巧、僧人、巫師、古老的典籍、天主教堂、猶太教堂、回教寺院、印度教聚會所、網站、以及上百種其他的地方裡尋求真理’之永不滿足的欲望，放在你的創造物裡。這才是把那個對於一切的一切之解答隱藏起來而不讓任何人找到的方法，而這正是 Anu 所做的。

東方的頓悟（Direct-Realization）或自悟（Self-Realization）或神悟（God-Realization）之觀念，是我先前在問題 20 裡所提到的架橋工作之一部分，但那仍是，只有極其少數的例外，藉由腦力（心智）而連結到了對於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的認識裡面。是有一些人已經瞥見到了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但那是一個非常小的百分比。而到某種程度，人數會這麼少的原因是由於‘東方修行的性靈階級制度之規範’和‘經由他們的師徒制而形成的分離的習性’之

原故。

那些已經接取到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再現他們的接取。他們已經接取到了那些在‘HMS 和它附屬的那些壓制的系統’之外的，交互於次元間的領域，他們知道如何去給這種對於 Sovereign Integral 狀態的接取增加養分，以及，逆向地，如何去餓死壓制的架構。這些是極其少數的人類存在體。

如果你去讀 Richard Maurice Bucke 所寫的 *宇宙的意識 (Cosmic Consciousness)* 的話，他對於在整個歷史上我們某些偉大的性靈探索者提出了一種記述，詳細說明了他們如何被充滿了一種神秘的、非物質性的光，以及一種清楚的、與所有的生命合而為一的感覺。在幾乎是每一個例子裡，宇宙意識都是一種突然的、無法說明的、和深刻的，與宇宙合為一體的感覺，一種會持續許多天並且肯定地會影響到他們的餘生之感覺。大部分經驗到這種宇宙意識的人都感覺到，藉由他們的寫作、藝術與生活作為，他們變成了這種能量的一個“管道”。

但這些事件都是無法重復的，經驗者無法隨心所欲地溜進去那天國的領域裡，他們也無法清楚地知道什麼是真實的，什麼仍然是一種欺騙。這並不是這些人類的先驅者們的錯，而我的目的只是在說，那是一種不同的經驗，而從我的觀點來看，那是一種在 HMS 裡的經驗。

最初源頭不是上帝，不是人類所認為的那種上帝。作為一個存在體，而獨立於你或我之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儘管有那些（即 Anu）相信他們自己就是上帝，並且冒充為上帝的人存在著。最初源頭是遍佈於複合宇宙裡的 Sovereign Integrals 之集合體，而把 Sovereign Integrals 結合在一起的就是源頭智慧（Source Intelligence）。整個的 GSSC，按照 Anu 所構想出來的，都是模仿這個事實的：

- 上帝 = 最初源頭
- 聖靈 = 源頭智慧
- 靈魂 = Sovereign Integral

但這些概念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人說“我是了解自性的（self-realized）因此是開悟的（enlightened）。”那麼，他們是對 GSSC 開悟了？或是，他們是一個‘超脫於 HMS 之外的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之經驗者？如果是後者的話，你就不會發現他們在從事書籍的巡迴銷售、授課、要建立學校或聚會所、到處演講、要創造一種性靈的路線、為錢而從事治療工作、利用他們的經驗來牟取暴利、或聲稱他們擁有別人所沒有的特殊能力。

Anu 想要確保性靈和宗教的追求者們都會被捲入 *他所創造的天堂裡*。這就是為什麼‘在自己之外的探尋’會被如此強力地設定（encoded），為什麼我們會感受到這種肉體與靈魂，靈魂與上帝的分離；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緊抓著那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裡才有的最初源頭、源頭智慧、和 Sovereign Integral 之被稀釋了的和盜版的（disempowered）版本；為什麼我們那些如此充滿了希望的想法和祈禱會去說給一個和我們自己並不是一體與平等的最初源頭的假面具聽...的原故。

我們的 HMS 之養料就是憤怒、貪婪、沮喪、暴躁、責怪、恐懼、怨恨以及其他那些所謂的負面的情緒，它們的起因大多是因為我們對於‘我們都是一體與平等的，而這個真理是生命的基礎’之缺乏了解。那些已經勇敢地進入到 Sovereign Integral 之清澈的海域裡的人，有責任要去把剝除那些偽裝與欺騙的過程分享出來，活在這個世界裡，但又不屬於它（but not being of it），而這麼說的意思是，他們不參與 HMS 的欺騙。

這種過程很簡單，就是去實行**量子暫停與六種心之美德**，一直持續到你的最後一口氣（用盡你的餘生）。你不必付錢給任何人。沒有大師或老師。沒有學校也沒有熟練度的等級。不必看書也不必聽演講。它就是這麼簡單與容易。如果這個提議能引起你的共鳴的話，你就可以去試試看，再感覺一下，它對你來說是不是很自然。如果你決定不用你的餘生來追求它的話，也不會有人批判你……除了你自己。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23：

一個人對於自己是一個 Sovereign Integral 的覺醒，與，藉由冥想和喚起 kundalini（拙火）而獲得自我了悟（self-realization），有哪裡不同？另外，就你在資料裡提及的呼吸技術而論，難道它和任何其他能夠刺激 kundalini 的升起，脈輪（chakras）的連接，以及最終的開悟（enlightenment）之呼吸技術都不一樣嗎？

James 對問題 23 的回答：就如你也許已經從我先前的那些回答裡推測到的，Sovereign Integral 是在明晰與擴張的紀元裡對於人類靈魂之重新概念化的表達。這個紀元將會被錨定在偉大的入口（the Grand Portal）之經驗裡。偉大的入口之經驗就是最初源頭的意識——Sovereign Integrals 都聯合起來，並且都是自我察覺的——要活在地球上。目前我們才剛剛碰觸到這個紀元的外圍邊緣而已，而要說以前的時代裡的那些工具、技術、精神模式、和方法的話，是的，它們都不適用了，就像算盤在電腦的時代裡不適用了是一樣的。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得很直接，但該是直接講真話而不必過度在意後果以及人們會如何反應的時候了。這樣來看它好了，我不是在挑東方性靈修練的毛病，只是你問了有關 kundalini 的問題，而我依此回應，可是我所要說的適用於所有傳統的方法和 spiritual 模式，不管它們是出自於哪種文化。

Kundalini 是在人類儀具裡的一種複雜的能量操縱系統，而以心智（腦力）的開悟作為頂點。它是一種上升的系統，（這系統的運作方式是）一個知道如何去啟動 kundalini 的老師會幫助學生去協調安排他們的脈輪或能量系統。好，那麼能量是什麼？在 Sovereign Integral 的那些次元裡，並沒有能量存在。那裡沒有能量的波動。那裡沒有能量的陰陽。能量是心智（腦力）的一種觀念。因此，你們那些花費了無數的時間在修練能量的人，它把你們帶到哪裡去了？

能量存在於 HMS 裡。在物質世界裡它是真實存在的。它無可辯駁地是人類儀具的一部分，然而 Sovereign Integral 卻是持續不變的、知曉的、覺醒的、隨時在注意的、活生生的、無限

的，而且，似乎會很奇怪地，它不是能量。它是 不屬於 能量的。它不需要能量。它不因為能量而存在。在能量存在之前，就有 Sovereign Integral 了。在有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之前，就有 Sovereign Integral 了。

你可能會說，“好吧，但難道練習 kundalini（或任何其他正統的上升練習）不會增加我去了解 Sovereign Integral 的能力嗎？”，而我的回答會是一個有保留的“會”，但只有在你願意去放開你所學的，並且去建立起一個不含有分離和複雜性之起點（First Point）的情況下。一旦你把自己投入在一種熟練度的等級裡，獲得了你的專長，而正在著手要成為一位老師，你就有‘執著於那些不恰當與不適用的東西’之危險，而這些可以變成像藤蔓一樣地纏繞著你，束緊著你要進入到那個‘我們正在進入並且要在其中獲得我們的存在’之新紀元的行動之靈活性。

我要說明清楚，那些相信‘一個大師對他們發出一些特殊的字之聲音，就如在與 kundalini 相關的 Deeksha 之例子裡一樣，而藉由這些字，就能導致他們被帶有磁性地吸引到開悟的狀態’的人，他們是被蒙騙的。如果有人相信說他們只要重複一段真言（mantra）就可以開悟了，他們是受蒙騙的。

我不是想要引起對抗，但簡單的一些事實就是，在這個行星上有幾百萬人在他們的性靈的、秘教的、宗教的、還有，是的，科學的修練中被蒙騙了。他們練習那些他們相信會讓他們更靠近真理的技術，可是他們自己 就是 真理，而他們的練習只會在覺醒和真理之間，創造出一些更厚的圍牆。明晰與擴張的紀元就在於要讓那些圍牆倒下。它並不在於要吸收更多的知識和訊息。

量子暫停和 kundalini 或圍繞著 kundalini 的信念系統都無關。遵從 Gertrude Stein（美國女詩人兼作家）的語法，有人會說，一種呼吸技巧，就是一種呼吸技巧，就是一種呼吸技巧（而已）（譯註：Gertrude Stein 的名句就是，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但我的經驗並不是這樣的。雖然量子暫停在基本上確實是一種呼吸技巧，但它也是一種走出人類儀具而去體驗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識狀態之方法。這是因為，呼吸是走出人類儀具的公路或門戶，如果以適當的起點（First Point）來做的話。

要記得，那些靈魂體（astral）與心智（腦力）的領域是在人類儀具裡面的，所以我們對於要在那裡旅行沒有興趣，因為它們還是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裡，而因此是幻覺的和騙人的。量子暫停是一種‘解脫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了悟到你的自我界定和與文化、家族、宗教、性靈、物質佔有、財富、以及目的的認同，都是被設定的，而並不是真正的你’之方法或過程。

對許多人來講，這（要達到以上所說的量子暫停的那些作用，而只靠呼吸）會是一個難以接受的途徑，但這就是量子暫停被設計要去達成的。就是呼吸，藉由大自然的促成，才賦予了人類儀具生命，而在地球之顯化出來的物質實相裡賦予 Sovereign Integral 生命的，就是人類儀具。因此，呼吸就是那連結，而量子暫停使得這種連結能夠被滋養、擴張、加強、以及穩定。

了解到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我為個人提出的每一種做法，都必須被看成是一個骨架，而不是一種必須被嚴格遵守的、規定好了的技術。個人需要去為，建立起他們自己的那些探究的技巧、擴張的方法、和解脫 HMS 的新行為，負起責任。量子暫停是一種骨架，而不是一種已確定的系統。有了網際網路（遺傳心智（Genetic Mind）的一種相似物），就會有許多方式去分享你們的調整、附加的做法、修改、和新技巧，而我要鼓勵人們去這樣做。

對於量子暫停之運用的最後一點評論，那偉大的“wow（表示驚嘆）”之經驗，並不是你要釣的魚。你不是想要去吸引來任何東西；你不是想要去得知新的訊息或變得更有知識；你不是想要把能量在你身體裡面到處移動；你不是想要去脫離你的肉體；你也不是想要去與你的更高的自己或上帝融為一體。你的目的，在量子暫停的運用裡，就是要去推倒把‘你’和‘你現在是、將來永遠也是、過去也一直都是的，那種意識的狀態’分開的那些圍牆。

量子暫停的設計是要做到，把‘你’和‘我們都是其一部分的這個紀元之明晰與擴張’對齊。

來自 Project Comelot 的問題 24：

你說，過去的開悟，體現在一些偉大的導師像是耶穌基督、佛陀、和其他人他們的 Samadhi（三昧地，或定）之經驗裡的那些，並沒有真正把他們帶入到與他們在 HMS 之外的真正的本性之接觸，而因此他們並沒有逃離 HMS 的監獄，並且他們並沒有體驗到這種對於一個人作為神或最初源頭的真正本性之直接的知曉之狀態……

那麼，人類家族的成員有誰達到了這種了悟？

James 對問題 24 的回答：那些已經變成了像基督教與佛教，以這兩個為例，這些宗教機構之象徵性的領袖之性靈的大師們，都是人類的先驅者。他們是他們的時代和文化之性靈的探索者和激進主義者，他們當時是，現在也還都是，深深地投入於性靈的生活，以他們辛苦習得的智慧來灌輸給人類。在他們的紀元裡，他們靠著衝破了許多先前限制住他們的同伴人類之防禦工事與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而來到了監獄（人類腦力系統）的外圍。

他們堅信著他們的天命、他們的藍圖，而他們是他們的時代之典範。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而他們把‘使得一種往 Sovereign Integral 方向的復甦成為可能’之新的觀點帶給了人類境況。但是在耶穌和佛陀的紀元裡之人類存在體，與在要經驗 Sovereign Integral 的紀元裡之人類存在體，其間的差距是大到無法超越的。（那時的）人類儀具並沒有準備好要接受這種互動和經驗。然而，那方向可以被建立起來，那帶頭的足跡可以被展示出來，而一種要給以後的世代之性靈探索者們的，粗糙的地圖，被發展出來了。

要記得我們都是人類經驗的一些面向（facets），一世又一世地回來，更新我們在人類腦力（心智）系統裡的教化，但同時地，我們的同類之中有少數人，穿透了我們的集體監獄的一個更深的地帶，再回來而把它寫出來或說出來。他們的觀察和經驗變成了我們的遺傳心智

(Genetic Mind) 或無意識的一部分，而總體來說，這些對我們族類有著深遠的意義，因為人類家族——我們每一個人——都接取到了這個意識的場域。

但是在朝向 Sovereign Integral 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的步伐是很小的，那進步有時是小到不易察覺的，以一個單獨的一生為背景來說。我們存在於其中的那些紀元，決定了我們的自我表達、我們對自己的定義、和我們的信念。我們總是處於下一個進化的過程中，而決定這‘下一個進化’的，就是遺傳心智、地球/大自然 元素、以及在與人類互動的那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而在所有這一切的後面的，就是最初源頭，它以大師般的技藝把人類吸引向它自己，一次一個人。

在那樣的背景下，我希望這已經很清楚了，耶穌或佛陀或老子或穆罕默德或 Saint Germain，或任何其他屬於他們自己的紀元之大師，都是在當時之性靈的邊境上，深入到更高心智 (the higher Mind) 的版圖裡，而那更高心智本身是太浩瀚了，以致於物質性的宇宙看起來像是一粒細沙。當時，那個可進入到那些非極性對立的領域 (the non-polarity realms) 之入口，遠不及它在這個紀元裡的那麼容易接取。沒有橋樑可以用來橫渡，沒有入口是開啟的和在運作中的；那實在是一個沒有蹤跡或路徑可循的荒漠。

因此，這些性靈的探索者們，(儘管) 如他們所是的那麼地偉大，那麼深入地旅行到那些天國的領域裡，他們之中還是很少人碰觸到我們最高的本性之真正的精髓——在他們變成被視為等同於一種宗教或性靈的途徑之一世裡。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科學的領域裡。來看牛頓 (Newton) 好了，他那個紀元之最偉大的科學探索者，然而到了今天，我們都知道他的架構是嚴重錯誤的。他當時是故意騙人的嗎？不是的，(只因為) 他是在他的紀元裡之建基於遺傳心智的最高層次上運作的。甚至是現在，在我們的紀元裡，愛因斯坦的那些貢獻都正在被 21 世紀的物理學家和宇宙論學者們所質疑。

就如科學不斷地在重新定義宇宙一樣，性靈的探索者們不斷地在重新定義 上帝-聖靈-靈魂 複合體。在這兩件事裡的知識階層 (the layers of knowledge) 都是近乎無限的，並且，在它們的核心上，都有著，人類甚至還無法去想像，更不用說要去發現的，在一種八階結構上的數學的對應物 (mathematical counterparts at an octave)。因此，任何暗示說‘我把人類之性靈或科學的探索者們的那些成就和貢獻，看作是貧乏的與騙人的’之說法，都只是因為不了解，時間之更為廣闊的背景，以及，在科學與性靈方面，我們共同地正在“剝去它的皮”的那顆“洋蔥”之厚度。

來自 Project Camelot 的問題 25：

而這種了悟，和佛陀、耶穌、或一般在人類家族裡被認定的其他‘大師們’所達到的，是如何的不同？說‘一個人是 Sovereign Integral 而因此是最初源頭’不是等同於說‘一個人是上帝並且是開悟的’嗎？這兩件事不是同一件嗎？

James 對問題 25 的回答：雖然在之前的回應裡，我已經從一種比較傳統的結構上去回答過這個問題了，但這一次，我要以一個新的角度來回答你的問題。

在靜止、沒有目的、空無的那部分的你之中，存在著所有的一切。然而，這不正是人類存在體們最害怕的嗎？在那‘是為你’的存在之絕對中心點裡（in the absolute center of who you are），那‘空’所在的地方，你不會害怕嗎？說‘這就是恐懼本身的起源’大概是正確的。你不認為這是一種諷刺嗎？那 Sovereign Integral，那最能清楚地定義你的東西，會被你所害怕。你認為這是怎麼回事？你為什麼會害怕那‘是為你’的空與空無？為什麼你會拒絕從你的人類儀具的門戶（portal，入口）看穿出去，而不要有腦力（心智）在場地（without the mind in attendance）去感知呢？

這正是為什麼人類存在體們會對性靈的宣傳入迷之原因。他們害怕他們存在於其中的那個靜止點，因為他們已經被他們的 HMS 所設定而接受了以下的為事實：那是為空的——就是死亡與不存在。因此，（雖然）他們要找尋那些美好的事物、和諧的事物、更高的世界之性靈的展望、愛與和平的情景、天國的臨在、合一與美的經驗，但他們卻不願意走過那空無的門戶來達成，因為，空無就是腦力（心智）的死亡和不存在。而他們已經變成了相信他們就是腦力（心智）了。

我不是在暗示說，耶穌或佛陀沒有這種洞察力（insight）。非常確定地他們有，現在有，過去也有。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遺傳心智，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這種洞察力，但是以一個人類形式活在這個行星上的人，只有非常少數是基於經驗，而不單只是來自遺傳心智的那些文字和象徵之抽象概念，來得到這種領悟（insight）的。耶穌顯化於地球上來教導他那個紀元的人類，死亡不是真實的。上帝不在外面，而是在每個個人裡面——每個個人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人類族類在當時是財富權力格網之奴役的受害者，而直到人類可以在它的性靈本質之自我表達裡站起來之前，人類仍會繼續是當權者的一個玩偶。而，是的，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早在一切開始之初，對於 Sovereign Integral（至高主權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深刻瞭解（insight），就是我們（目前）存在於其中的這個紀元的一種反照（reflection）。作為最初的存在體（First beings），那些至高主權者們（the Sovereigns）創造出了一個心智（mind）——壹種在其中分離得以發生的容器——而從那個時候起，個人性就誕生了。經過了幾十億年又幾十億年的時間，那些心智的至高主權者們（the Sovereigns of the mind），創造出了我們所知的宇宙。他們創造出了更高心智的那些次元（the dimensions of the higher mind），而這種‘心智的創造物’（指那些次元）逐漸地顯化出了‘一種更低心智’的那些創造物。就是在那更低心智的振動場裡，那些至高主權者們開始失去了他們作為最初的存在體（First beings）之存在方式的記憶。

他們會看著那些創造出來的世界而感到疑惑，“是誰創造出了這個宇宙？支持著這個壯麗和神奇的世界的人是誰？”，而那些至高主權者們從來沒有想到，創造出宇宙的就是（以前的）他們，而他們的反照（reflection）正是大自然本身。於是那些至高主權者們開始去創造出一個上帝——或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體（a Supreme being）之觀念——來作為在所有的創造背後的那一個。上帝是遍佈於複合宇宙中的大自然裡之所有一切的創造者，因此那些至高主權者們的權力被削弱了，而他們對於大自然的責任感也降低了。

這種與我們分離的上帝之觀念，就是這樣誕生的。隨著那些至高主權者們（Sovereigns）劃分成了一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之族類，他們發展出了近乎無限的多樣性之創造物，這些創造物裡只有極小的一部分藉由一些傳說的片斷和象徵而被人類所知道，而這些人類所知道的裡面之大部分，如果它們還被記得的話，也都不再被相信了，因為理性的心智（the rational mind）已經把這些傳說掃空而丟入神話的廢紙簍裡了。然後，Anu 的祖先們出現了，他們開始了人類儀具的創造。和現今的人類比較起來，它雖然是粗糙的，但那個紀元的人類儀具仍然是很出色地被構想出來了。

當 Anu 開始要創造第二代的人類儀具時，他了解到那些 Sovereigns（至高主權者們）對於他們的起源是如何地健忘，並且已經把創造交付給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體了。已經變成了被知曉為亞特蘭提斯族（Atlanteans）之交互於次元間的存在體們的那些 Sovereigns，是為 Anu 當時正在創造的人類儀具提供動力之完美的選擇，因為亞特蘭提斯族，儘管他們在性靈上有著非凡的能力，但對於欺騙卻是沒有經驗的。而這一點，我應該要附加說明的，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主題：那些專注於性靈上的，通常都是最容易被操控的，因為他們有著天生的信任感。

亞特蘭提斯族，因為 Anu 的欺騙，被引誘而轉為棲據在人類儀具裡，而那些 Sovereigns（至高主權者們）變成了人類。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亞特蘭提斯人都被虜獲並且受到人類奴役的過程所支配的，有一些亞特蘭提斯人，預料到了 Anu 在執行的人類計劃之後果，而他們逃到了地球上的一個次元性的“口袋”裡，在現今被稱為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海底深處。

變成了在神話的名稱裡被知曉為 the Elohim 或 Shining Ones 的，就是這些亞特蘭提斯人，而同樣的這些人，就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 WingMakers。從人類在一個叫做地球的稠密化的行星上之那些最初的足跡開始，幾百萬年來這些存在體們都一直在看顧著人類家族。他們一直都是人類的善意的資源，因為在每一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人類，除了，他們沒有那些 HMS 的程式和系統，或人類儀具，來使得在人類儀具裡的 Sovereigns（至高主權者）分心和錯亂因而沒有意識到他們是臨在的。

那麼，Sovereigns 是如何臨在的呢？在帶給人類儀具生命的每一次呼吸裡。Sovereign 的臨在就住在（dwells）呼吸裡。在 Lyricus 裡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你不在你的呼吸裡，你就是在你的心智裡。我們十分了解，對於人類腦力（心智）系統來說，這是一個難懂的觀念，但 Sovereigns 存在於生命和大自然的交叉點裡，而那就是呼吸。

WingMakers 不是存在於人類腦力（心智）系統的那些次元裡之嚮導，天使，上升的大師，或諸神。他們存在於更高心智的一些交互於次元間的場域裡，而就像是人類家族的智慧長者們一樣，他們提供了 Sovereign Integral 和偉大的入口之範型。他們只專注在這兩個範型上，因為從這兩個範型會得來那‘啟動個人去解除，把一體、平等、和真實對個人隱瞞起來的，那些程式’之起點（First Point）。

WingMakers 創造了 *Sovereign Integral* 這個新名詞來把‘存在於一個人的那些呼吸的途徑裡的，不是只有一個由一種感覺和思想的電路系統所組成的肉體而已’的意義編碼（encode）在裡面。那些最偉大的性靈探索者們有領悟到這一點，並且也已經了解到，人類靈魂在每一個紀元裡都會被重新定義，雖然它會顯得有所改變，但‘對於那無限的與有限的，真實的與不真

實的，之持續的察覺’總是保留著。

一個人可能會在看過這篇訪談後掉頭就走，感覺到有一種與存在有關的氣氛已經圍繞著他們了。他們對於上帝，聖靈，靈魂，以及所有相關的那些觀念，那些他們已經被教導或選擇去相信的觀念，已經被挑戰了。甚至是那些已經專心致力地跟隨著 WingMakers 資料的人，都會發現，在這次的揭露裡，我已經多少改變了那些資料的立足點了。

如果你曾大膽地去到一個異國的目的地，一個和你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地方，你就會很清楚地知道，當你在飛機裡，飛過你的目的地上空的時候，你其實還沒有經驗到那個文化，不管你事先做了多少功課。當你到達了你的旅館時，你仍是在那文化之外，雖然你可以在植物，動物，建築風格，建築物，和街上的行人之中，看到和你的文化不一樣的地方，但你仍是那文化之外的一個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

只有在當你學會了當地人的語言，在他們的棲身處——住家、商店、咖啡廳、運動場、學校、教堂——與當地人相識了的時候，你才是真正地開始去了解那文化。這和在 GSSC 與 Sovereign Integral 之間的架橋工作有類似的方面。沒有什麼是比 Sovereign Integral 的語言和棲身處更異國風的或更不平常的了，而且你越深入到這塊土地裡，一切似乎就會越奇怪。

如果我把所有這些資料在 1998 年揭露出來，或甚至是在十年後的今天也一樣，那橋樑只會載送著少數人。要走過去的那座橋似乎是連接不牢固的、危險的，而許多（原本）會好奇的人，或會被吸引的人，考慮後會打消要走過去的念頭，因為那真的是太奇怪了。因此（十年前的）那座橋樑就被建造成要去符合某些人的活動範圍和信念狀況。那些與關鍵的術語或定義，或詩作、音樂、美術的一種元素起共鳴的人，他們會發現一種給了他們連結感或好奇感的質地或結構，而這就足以把他們帶上橋了。

用我之前的隱喻來說，他們現在正降落在“機場”上。他們正在看著 Sovereign Integral 的異國的土地，在他們的機艙座位上，從一個小小的玻璃窗往外看，看入了一個浩瀚的新世界。要記住，那起點，在你走出飛機的時候，就是你的呼吸，你的心，以及心的智慧之美德，因為這不是一個當地使用的語言多於呼吸和美德的自我表達之目的地（亦即，這個目的地所使用的語言就是‘呼吸’與‘美德的自我表達’）。它就是這麼簡單。

我可以了解，許多人在讀了這篇訪談以後，將會有上百個問題在他們的心裡焦急地亂動，而目前來講，這上百個問題裡也許只有兩三個是真正要緊的，但渴望更多的訊息和知識是 HMS 的一種強烈的癮頭。我會勸你把你的注意力從訊息和知識的獲取轉移開，而把它分派到‘對你自己，以及在你的本地複合宇宙裡的所有其他人，做到心之美德的運用’這件事裡來，然後就只是單純地傾聽你的呼吸，而每一次當你將注意力轉向你的呼吸時，就往，在你裡面的，你的存在之最中心點裡的，那個稟性（Being），再靠近一點。感覺這種結合力正在加強，並且確信，任何已經被置放在（各部分的）你之間的，或將會被置放在（各部分的）你之間的圍牆，都將會被拆除。

如果你的焦點是在這裡，你將會找到接取到一切事物裡的入口，包括了 Sovereign Integral 的

語言，以及如何去把它的文化在你內重新喚起，並且存在於它棲身的那些地方之中。

這是明晰與擴張的紀元

Nunti-Sunya

從我的心到你們的，

James

.....

【譯註】 Sovereign Integral 網頁：<http://sovereignintegral.org/>

底端的文字：Here in breath...every breath。No mind to refract reality。

就在呼吸裡...每一次的呼吸裡。沒有心智對於實相之偏差的詮釋。

Sovereign Integral



就在呼吸裡...每一次的呼吸裡。沒有心智對於實相之偏差的詮釋。
Here in breath... every breath. No mind to refract reality.

www.wingmakers.com | www.lyricus.org | www.eventtemples.org
Copyright © 1998 - 2008, WingMakers LLC